皇清經解

仁12
478
92

仁
478
92

東京大學

春秋正辭

誅亂辭弟八

學海堂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支那所錢物有

毀則爲賊辭必閱實彼之罕言易謂天罰晉有良史書法不隱宋不告賊斷獄彌謹卿乃黨賊賊乃據國稱國甚惡何問小大世子非人何殊內外賤窮諸盜闇醜其刑敢以疾赴諸侯聾瞑駟騑執政趙盾比也楚虔蔡般名同棄也復見起問書莖哀世察獄所歸享其利也未相君臣通一例也以亂治亂禁不許也力能討之功必錄也討而縱賊罪其所由畏而奉之并罪諸侯奔而受焉謂之掩賊非賊之徒則不言出及其大夫惟取一節匪以爲賢其死可卹自外曰戕舉國讐之並列於會庶人尤之

史不書賊其罪殺之聖人作經以治有司弒一國不可以無受無受則謂之篡父命尊矣臣子一例君命其臣皆謂之子繼子如繼君君命在是子自外如在國君以國爲體繼體則皆爲之後是故無父命曰篡無君命曰篡不爲之後曰篡昆弟爭國曰篡因賊臣曰篡殺君之子曰篡雖討賊亦曰篡討賊正而大夫專立之曰篡出奔而復入曰篡皆大故也苟無故焉不類見天子乃徵見之因事則見之宋桓魯僖僅得免焉篡二天子廢之奔不即罪誅絶三出而歸者絶之於其國而不誅也盜國然後誅諸侯出入四罪不請命順者不納納者不順善其弗克曰衞世子娖而不絶不順之實亦無隱焉納子五諭教可不蚤乎不推恩之禍如此乎鍼如二君未若段甚秦伯有毋不犯王禁逐世子母弟六父者子之天順命就若此子乎君父也非有誅絶也不可解之惡成處心積慮倉卒之變同一實也待其終而後異之殺世子七屢殺君世子是謂國無主墓門作諷初亡以此殺君世子八大夫國體內曰專殺外曰淫刑辭同事異以事見之殺大夫九放頗近古稱國其亂小稱人其亂大放大夫十鄭賊清人則不言奔有賢不安曹宋無君齊目崔氏世卿亂本意諸表官死位自泯出不再入亂在出也出而更歸歸有指也逃軍不出賁軍乃出輕重自矣曾不少須出入已速恃晉之力遂不祿祿奔固可怒何不自忏讐國不適戎首接跡大夫奔十一不志出者嘉其歸矣曹無赤者則大夫也既出既歸必有自焉苟非大國莫或致焉國所不容納甚戾焉大夫歸十二初僅在

邑繼乃在國速以日計久且歲計衆莫如長易莫如鞅志在求
食書名乃章會則爲諱善由子臧通濫之義術宜有地叛人十
三攻難之士賤之曰盜厚養死士此幾先兆陳遂以亡是謂諸
侯之孽莫之傳者微言固不識也盜十四

弒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隱公四年春二月）

易爲不稱公子絕也子程子曰古者公族死刑則無服況弒
君乎故絕之也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則其絕之何正大法
也春秋據亂而作弒君之獄始于此乐州吁書賊辭也以國
氏當國也目其君完名之曰首惡以正其本是謂王者治諸
侯之法於異邦則其辭顯于邦賊則其辭隱不忍以首惡歸
之君更謂臣子之義亂臣賊子不待貶絕而罪惡見春秋不
貶絕以見罪惡也苟罪惡不見必有辭以誅之自宋人弒其
君杵臼始矣

宋公陳侯蔡侯衛人伐鄭（四年夏）

首惡在衛則其先宋何誅賊黨也誅之則其稱爵何正其名
以惡之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不稱公子因其可誅而誅之翬國賊也而黨賊故曰可誅師
衆稱師此其稱帥師何志專兵也再舉四國再伐也宋乞師
不書蔽罪于翬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

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辭也當國者賊在外則地於濮非譏衞人之失賊子陳人之得賊也子之討則不曰執之不以石碏主之人得討之之辭也必告諸天子乎周有常刑命之久矣其月何詳之也詳之何也正乎討也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桓公二年

不當國督曷爲以國氏春秋之始大夫微也微則奚自以弑君與夷失君道矣君臣位相絕則不言及春秋以君及大夫者三尚其從君死也公羊子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孔父前死君不忍稱其名故字之王者之成法封其子以附庸繫月於王而不賤以見之春秋責賢者備孔父仇牧荀息克以一節應先王之法春秋不責之以備也治政安君他日論也春秋曷爲爲尚此三人亂不自斯人出斯人一心於所事前定者終不變孔父荀息也猝然不驚不顧其身仇牧也若左氏所傳則孔父危其身以及其君而春秋誣矣獲罪聖人者傳左邱氏者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大罪則絕其曰公侯伯何義不爲公諱而公爲志焉則無爲貶諸侯也其不曰及著同惡也春秋誅亂賊明白未有如此辭者也自州吁伏罪以迄於茲內則桓也外則督也不誅而享之矣君子於內必志而晦於外則懲惡而已矣督之亂獄不可同于衆罪之辭著其始以律其後書曰公會齊侯陳侯

鄭伯于稷以成宋亂顯其誅也他皆比類以從事謂之士之
八成在九刑不忘
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于大廟見內辭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莊公
諸兒賤魯侯抗王命鳥獸之行惡加于萬民罪乃應誅絶焉
八年
其目無知以弒何無知居臣子之節可以義去不可以利處
況敢以利奪乎是賊而已矣不稱公孫絶也
春齊人殺無知莊公
九年
孰殺之雍廩殺之雍廩以報其虐其以討賊之辭予之何不
逆詐廢正法也不地在內也不月畧之也畧之何也以爲未
足乎討也未足乎討而亟子之人得討之之義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此書弒矣義不爲隱日葬惡內也賊討可以葬國讐則我不
可以會葬其日謹之也此書弒矣而何隱之有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莊公十
有二年
不稱族絶也及仇牧何以書公羊子曰仇牧可謂不畏彊禦
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賊不復見萬何以書出奔惡受賊也宋卒討之不書蔽罪于
陳也然則何以不書葬以不書討故不書葬畧輕以明重也
以宋之臣子功不足乎揚而亦不逮乎絶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僖公
九年

不月不正也公羊子曰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之君也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僖公十年

國人不子則國人亦不君也其稱君何里克之君也里克中立以成其謀及荀息何以書公羊子曰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不日不正也息輔不正信非所信則其稱及何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克始不去族大夫強也弒君而衆安之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夏

公羊子曰里克弒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殺之矣其曰惠公之大夫何奚齊卓子之弒也夷吾有利心焉安受其實而詭其名是與于亂賊之甚者也目其大夫歸獄于夷吾也奚齊卓子以孽代宗夷吾以王命立乎其位則歸獄焉何也已忘其君父以千乘爲利因賊臣而立焉雖有王命是亦篡也篡有所見則不書入以全王命也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僖公十有一年

鄭父名也里克之黨也稱其大夫何惠公之大夫也賊討何以不書壐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故不書壐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文公元年

楚無大夫言世子何盡其親也不言其父言其君盡其尊也盡其尊親之辭以誅亂賊也楚卒未志其志頵何世子弒君不可以楚不志也其日何盡其辭也本何休及陳氏後傳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文公十有四年秋九月

穀梁子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其以重言之何也弒而代之也稱公子公子强也不日未成君也未成君而目其君故不日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文公十有五年

諸侯何以不序貶曷爲貶欲討齊而不能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文公十有六年

稱人以弒舉衆之辭則罪曷在曰在嗣君在正卿罪有在則曷不書其主不以賊告也不以賊告非稱人則不知其罪之在也曷爲不書及蕩意諸徒死也其以爲徒死何也受賊言矣苟息何以書及弒一君復立一君權盡力竭而後斃非束手者也是以及荀息也夫亦非賢之也大國何以不日君知禍而不克避也

諸侯會于扈文公十有七年

諸侯何以不序貶曷爲貶不能討賊也黨賊則序不能討則不序序以爲誅不序以爲誅不序以爲貶伐宋者大夫也則曷爲貶諸侯而罪具矣

不以權與大夫也貶諸侯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文公十有八年

賊不復見稱其君商人何罪齊人而惡諸侯也弒不稱盜罪商人也其曰商人之罪則見矣不嫌也

莒弒其君庶其文公十有八年

稱國以弒何微國也此世子弒君也曷不稱世子非世子也

曷不盡其尊親之辭庶子不得體君也不書賊則罪曷在曰此大變也不得盡其尊親之辭則不盡其辭微之也狄之也目莒僕而不稱其父則是國人僕也稱國以弒則可國人僕則不可故微之也狄之也必求其罪之在有司之法也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治有司者也法可窮春秋之道則不窮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宣公二年

傳曰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其君盾曰不然史狐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君子修春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故書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皐不討賊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見孝子之至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宣公四年

謀弒君者公子宋也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宋有無君之心於歸生乎謀先將而誅焉歸生之職也不誅而聽焉則賊由歸生而已矣 本胡氏陳氏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宣公六年

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免盾之罪辭與親弒者同討賊之義隱矣非晉大夫侵伐未有書名者書衛孫免何見晉趙盾則不得入衛孫免也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宣公十年五月

徵舒不強也曷為不去族著其族也或曰是亦其君有罪焉

曰何必陳靈公凡弒君皆然許世子止不嘗藥累及許君舉大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上惡之也曰春秋誅亂賊亦非其君父乎曰康誥曰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固司寇所詰也春秋天子之事也罪其君父所以正本也故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之誅死罪之名徵舒絕矣靈公不得為無罪也著其族著靈公所由弒也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宣公十有一年）

外會不書晉侯會狄何以書病晉也其病晉何也病不討賊也病晉則其稱晉侯何稱晉侯以會狄所以病晉侯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中國有亂獄天子不能誅諸侯不能正而楚人能之故子之也此入而殺也則先書殺陳夏徵舒何不以入陳累討賊也其月何以是為討之正也

春葬陳靈公（宣公十有二年）

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此不月何僅可以葬也討此賊者非臣子也則不能之甚也公羊子曰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成公十有八年正月）

稱國以弒則罪曷在曰在正卿罪有在則曷不書其主不以賊赴也曷不稱人而稱國不舉衆也以異于弒君也其曰何

詳之也周不書人義不繫乎人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鄛（襄公七年冬十有二月）

鄛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公子騑弒之曷爲不言弒以疾赴也以疾赴則曷爲遂言之爲中國諱也舉大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上惡之也宋公佐卒于曲棘不著其事此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隱之也取卒之名而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以如會卒則曷爲爲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以疾赴則從史也非諱也其曰諱何也辭繁而不殺非徒從者也著其事而後卒之故曰爲中國諱也諱則如賊不可知何曰不諱則如所不能知何始之書賊也去其族去其族而後有不去其族而後有稱人有稱人而後有稱國有稱國而後有書卒因其赴而爲之諱也而後有不承其赴而爲之諱者稱世子盡其尊親之辭也書閻書盜賤乎賤者也有司之法不失賊而已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治有司者也然則有司安所詰與安受其實則在嗣君志不討賊則在正卿主其名受其賊則在主者史不書賊則并在史官如是而已矣史有司也春秋治有司者也以史法議春秋是以臣之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而禁其辟也

夏葬鄭僖公（襄公八年）

其不月不能乎葬也公羊子曰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襄公二十有五年）

此諸侯伐齊也不書不予伐也曷爲不予伐齊崔杼弒君侯伐齊是討賊也修怨而伐君弒而舍書伐則疑于討賊故不予伐也諸侯盟于扈不序不能乎討也此何以序非不討而已則何以無貶大夫恆稱人則貶諸侯大夫貶而後稱人則不可以人諸侯也正名而已矣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與盟曷爲不見齊不使齊得同乎此盟也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襄公二十有六年）

公子瑕不成君此成剽之君何重甯喜之弒也剽不正其日也

晉人執衛甯喜

執大夫有罪則不書其執執者不宜執也此有罪何以不宜執不宜其罪執之也不以罪甯喜晉人乃不免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襄公二十有七年夏）

此復正也曷爲以弒君之獄歸焉喜爲衍而弒也衍剽之君也剽非衍之君則歸獄焉何也以王法絕之也衍由林父出出十二年而衛民莫之思諸侯莫之納由不仁也卒以入者何也臣剽而貳衍奉衍以辭剽之爲君書曰弒其君言罪之在喜也

何也剽以辛卯弒衍以甲午復其日見以弒復也衍復正則其以重言之何剽爲宗廟社稷主矣也喜也北面而臣事之

弒君也君子以是爲匹夫也不以弒君之罪罪喜者歸獄于衍也然則剽無惡與曰舉大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上惡之也叛林父人趙武向成而剽之獄具矣

冬齊慶封來奔　襄公二十有八年

此受賊也目言之何微內惡也受人之賊則以微言之何慶封之爲齊大夫也久矣可以言來聘則可以言來奔景公之大夫也而不以其罪逐之也

闍弒吳子餘祭　襄公二十有九年夏五月

不日畧之也公羊子曰閽門者也不稱名姓闍不得齊于人不稱其君闍不得君其君也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襄公三十年

不日何也不盡其辭也既盡其尊親之辭矣不日何也夷狄則盡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以同而異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子曰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胡氏以爲徧刺天下之諸侯也天下諸侯至是而無以討賊措其心者矣不書葬無臣子也無臣子而書葬天下諸侯皆無臣子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言其所爲者其言宋災故何言故非其故也宋共姬葬蔡景公亦葬宋災則爲之變世子弒君則無變至是而天

下諸侯無以討賊措其心者言故非其故也惡之也大夫不名貶曷爲貶大夫權在大夫也以天下諸侯爲皆無臣子也

丙大夫不書大惡諱也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襄公三十有一年

此庶子弑其君也則舉衆言之何不得盡其尊親之辭則展輿如國人也君子以爲不可其曰人可見展輿之有徒衆也

秋莒展輿出奔吳昭公元年

此踰年矣不稱莒子賊也何用見其賊也不奔去疾而奔展輿蔽罪于吳也知其賊則何以不書賊庶子也不得盡其尊親之辭甯不盡其辭也莒僕不言來奔未成乎受賊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此楚人弑其君也何以書卒爲中國諱也楚圍弑君則曷爲爲中國諱圍反中國會則弑其君立乎位則舉中國往會之我又朝焉弑君之賊未有如虔者也會天下大故公行國之大事不可以莫之志也虔主中國會不可以莫之諱也諱麇之弑存中國也然則何用見其弑也慶封也般也虔也春秋辭一也見虔之爲賊也辭從主人則麇不成子也卒何以書成麇之子書麇之卒見以故卒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君弑雖不書弑非與乎故則不書其奔此何以書已不繫君之存亡有間位之心焉无所容而出罪之也辭不殆于賊乎賊不以爲類君子曰類也

執齊慶封殺之　昭公四年

殺有罪則不言執此言執殺之何不予討也諸侯在是而辭主乎楚子何也雖諸侯不予討也役乎賊也殺齊慶封何以書慶封之賤而書不貴楚虔而賤齊慶封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昭公十有一年

般名虔何以名般之賊已著虔之賊未著一施之然後著非以其誘中國與曰非也雖不以誘不利其國虔固不得討也般之名棄之也虔亦名并棄之也杞用夷禮則夷之曾般也而中國之與春秋之討賊也正名而已矣我無加損焉名窮於不可正加一辭焉而弒君之賊無所容於天下萬世故曰法可窮春秋之義則不窮其曰何謹之也其地何謹之也以別於討賊之辭也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公羊子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不立則其曰世子何殷可絕蔡不可絕嫌絕蔡故不去世子世子者與祖為體然則得有蔡乎曰卒有蔡者其子也存蔡故曰世子殷絕則子不得而有蔡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昭公十有三年

穀梁子曰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弒不言歸言歸比不弒也此見以比之歸弒也此因人亂而為之主故加弒焉于乾谿合行於乾谿矣虔立則比出比反則虔弒比未始以臣事虔

也其以君比何比有利心焉出則不聞正虔之罪也反則有
間于虔之位也因亂臣以自立是亦虔之亂臣也不日畧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不稱人以殺不子討也比何以稱公子不成爲君也不去公
子罪棄疾也曷不并削之著以公子爭也非免比之罪辭與
曰比立乎位矣非虛加之也又何以免焉

冬十月葬蔡靈公

般也生死無所容于天地則何以書葬曰葬生者事也般也
誅盧不可以有蔡盧也有蔡則孫不可以不葬其祖上無天
子下無方伯不容于禮不詢于衆盧于是有蔡于是葬靈公
絶靈公者不得不絶盧書靈公之葬明盧之不得有蔡也然
則成之爲蔡侯而曰歸何也中國不能存蔡蔡復存舍盧則
莫主蔡是蔡絶也蔡不可絶故過而予之也春秋有過辭乎
曰與其殺不幸甯失不經春秋之過虔帝之過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昭公十九年

其曰何盡其辭也中國不盡其辭則何以日止不弑也以異於蔡般也止出奔不書不使同於親弑者也

冬葬許悼公

公羊子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譏子道之不盡也然則爲止宜奈何左氏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然則何以書葬免止之罪辭與曰非也不書葬辭與直弑者

同嘗藥之義隱矣止不嘗藥累及許君非虛加之也則何以
免焉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昭公二十有七年

其曰吳夷也不日以異於晉也

薛弒其君比定公十有三年冬

其曰薛微國也薛無大夫也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哀公四年

何以稱盜非大夫也翩非有徒衆也卒起而蔡侯弒焉不終
日而討之公孫也則盜而已矣以至賤而加之蔡侯蔡侯不
戒也討之不書賤盜也其日何異蔡于吳異君于臣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君弒非與乎故則不書其奔辰書奔與乎故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此討賊也何以稱大夫不子討也曷爲不子不均也辰也出
而姓也霍也死故曰不均不言及不以姓及霍也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何以書葬刑雖不均罪有所歸矣不使蔡爲無臣子也

齊陳乞弒其君荼哀公六年

此陽生殺之曷爲加弒于陳乞荼陳乞之君也陽生正荼不
正陳乞以景之亂命而君之卒召陽生荼其不死乎殺荼者
乞也陽生受其位而獄不歸焉何也曰陳乞欲亂齊而有之
陽生寄也蔽罪于陳乞而亂臣之情得矣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哀公十年

此齊人弒君也何以書卒爲內諱惡也曷不諱伐而諱弒齊因伐而弒也以蠻夷伐鄰國鄰之君以弒聞師不變賊不獲徐卒事乃反是戕之也諱弒內大惡諱也喪終事之大也隱衞侯速善晉士匄伐人之喪惡之大也內大惡諱不諱而又著之諱有大于伐人之喪者也見陽生之以伐弒也然則如齊人何曰罪有所歸固無諱也罪無所歸治魯人乃所以治齊人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書侵何以伐喪微之也此非恆喪也曷爲如恆辭然鞅叛人也不足乎責也則侵齊已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何以書卒伐事也譏師之不變也微外曰侵甚內曰伐而陽生之弒見矣

葬齊悼公

不日慢葬也何以書著人之在殯而侵伐不變也著著則諱者白矣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宣公十有八年

自外曰戕不稱君自外也不稱盜大夫也何以書罪邾人也于鄫以鄫爲無臣子也鄫未有書卒者人戕其君不可以鄫不志也

纂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隱公四年）

納入立皆篡也公羊子之義允哉允哉討賊莫善於衛人晉之爲篡也有二義焉桓公有子不當廢且不請於天子而人自立之也董子曰春秋於其嫌得者見不得莫疑於晉之立矣晉且不得春秋諸侯其能解免於篡者希矣雖然安甯無事亦罕之而已故曰不勝譏則譏其重者未明若著之已明者去之人事雖博所不存也

蔡人殺陳佗（桓公六年秋八月）

陳佗者何陳君也何以知其爲陳君也春秋兩下相殺不書雖異國猶不書也以其書之知其爲陳君也然則曷爲不言戕陳侯賊也其賊奈何殺世子而代之也蔡人於是殺佗以立躍其稱蔡人何討賊之辭也佗之賊何以不見于殺乎見之也曷爲于殺乎見之免之殺不書也何以不書公子之重視大夫世子之重視君免之爲世子則未知其誓于天子與未誓于天子與以其不書知其未誓也然則佗何以見賊于春秋免宜爲君者也未誓則何以宜爲君適庶長幼命于天也君臣上下命於王也陳侯鮑不早成其子國本危王命慢天倫廢國亂而再赴以二日卒之見鮑之不能正其終也佗賊也鮑失君父之道矣于免無譏焉不書隱之也躍爲志乎得國篡何以不書佗重而躍減也于不葬見之矣佗賤而躍忍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桓公十有一年）

納立入皆篡也曷不言突之入于其出奔也名之見其篡突
何以不書入挈乎祭仲也罪祭仲也則何以不言祭仲立之
非仲所欲立也罪宋人也則何以不言納突不求立仲不聽
宋宋人焉能納之哉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斷三罪
之鈞也字其臣名其君乎祭仲天子之命大夫也突不繫鄭
不成爲君之辭也突歸而後仲君之突弱而仲强見矣宋稱
人執大夫之恆辭也不待貶絶而惡見矣

鄭忽出奔衛

春秋撥亂君出皆不曰出君必大惡而後以其人加之天子
治諸侯之義也鄭忽當國也不稱爵既葬稱子也而不稱子
左邱氏曰公侯曰子公羊子曰春秋伯子男一也忽以出奔
而後絶非既絶而後奔故曰辭無所貶天子治諸侯彼奔走
不得保其社稷而不降之在畎畝乎不待貶矣

誅絶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桓公十有六年

天子黜朔立黔牟此諸侯同姓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
而不聽則易位之正也告諸天子天子易之孟子論燕可伐
矣曾謂大夫而可以專廢置其君乎何言乎出奔齊罪齊人
也

君出入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桓公十有五年

稱鄭伯君也稱名篡也曰出奔蔡不書其出之者大夫惡得

而出其君乎諸侯之策非名也春秋以天子黜諸侯之法書之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何言乎鄭世子忽不成爲君之辭也本之曰世子宜爲君者也忽在王所接諸侯舊矣其如不能乎爲君何哉復歸之爲言絶也侯亦當絶又況世子諸侯奔走不保社稷王者違天道而建諸則不克以多方簡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再稱名絶也曰復歸其論輕曰入其論重櫟邑也曷爲與入國同辭國人之從鄭伯突者與忽分左右焉東方諸侯惟知鄭有突不知鄭有忽忽不成乎爲君突成乎爲篡不待入于鄭而後加之矣則可以斷突之罪當誅矣已明者去之

納子

夏公伐齊納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莊公九年

先名之見納之爲篡辭也後繫以子見糾之宜立也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伐齊僖公十有八年

此納子昭于齊易爲不言納言納者不成乎立也成乎立矣則不言納不言納則不爲篡與曰篡也桓不誓其子而以私屬之宋之君宋不請于王而以力正之齊之衆衆立之固篡也衆弗立而假他國之君以立獨非篡乎篡則曷爲不言昭之入畧昭而責宋也宋自謂已可以成昭之爲君矣齊主乎爲是戰而使宋主之四國伐而宋以偏戰見宋襄之恃其力

而力固不足以爲人之正也有敵之者矣曰昭之爲篡不以無虧長且有君命焉爾乎曰爲人子利其父之死以有位則不可以爲子矣矧乃死父不收而稱兵以爭國者乎無虧非子也何長之有且君之有命必與國政圖之告之宗廟社稷使一國之人戶知之然後成之爲君命未聞奄尹庖隸之人介宮闈階闥之側而可以稱君之命者雖君實親命之臣民之義不敢受以爲君命非其地故也非其人故也則無虧之命焉在矣無虧矯君父之命委其死于牖戶而忍若不知則惡逆矣曷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曰賤之而不書其殺也刑餘之人無所比數親爲君之子與之比而求立焉則賤乎賤者也無虧當誅則子昭宜立故畧不見昭之篡也嗚呼宋襄公以力正諸侯不奉天子命而陷人於篡則齊之人義可以不受救之者不可以不書雖狄猶且書之見王命之義尊也

逐世子母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定公十有四年秋

春秋幾終而後一志者世子出奔也子無去父之義凡民愚不肖盡知之聖人皆削之矣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何以書父子之變極矣又加之以輒不可以莫之志也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忍不即罪而去之以司寇之辟辟之誅不孝則已矣蒯聵誠已誅焉用志其出不惟不誅國人且立其子焉可以不志其出志其出聖人之誅蒯聵也且正輒之不宜立也輒不宜立而衛竟立輒則蒯聵之不誅竟不可誅輒誠安其臣

民以事宗廟社稷而得君祖母之心則前曉殆無罪矣立輒之惡在大夫全父之孝在輒天下稱順焉子臧賢讓千乘之國而釋負芻當主之罪輒也有千乘之國而白前曉出奔之無罪賢於公子喜時矣而輒非人也立不爲父獨以爲己其心以爲父自得罪己自得國也子無拒父之事凡民愚不肖盡知之文而不慙曰以王父命辭父命也賢智尚猶惑之苟非聖人不能諭其子以道則輒之當誅亟焉輒誠已誅又焉用志圍戚不惟不誅且曰不以親親害尊尊焉可以不志志圍戚聖人之誅輒也且正前曉之不釋罪也王法盡矣然而曰非聖人不能諭其子以道將謂聖人則能喻其子以道乎書曰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而又可諭乎毋問其不喻也喻又可赦乎曰衛之君母存赦前曉則赦矣且既立輒則既赦前曉矣易曰有子考无咎子之善可以洗考之不善輒能子矣前曉何俟于赦不幸滎惑者衆以利害劫輒邪說又作卒于終不可諭而吾夫子始去衛矣反魯作春秋具其獄以告萬世不得已也嗚呼自古大惡之成莫不確有可不成之幾而禮義必先刑辟必後于此乎決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隱公元年）

克乎殺乎殺也殺世子母弟目君稱鄭伯見克之爲殺之也非奔乎奔亦卒歸于死殺之不在手刃之在其君之意而已矣然則何以不曰殺而曰克段非束手者也戰矣戰故曰克克故不曰戰段卒死何以不曰殺之于鄢不死于鄢不死于

鄢則曷曰殺之于鄢以傷而死也以傷死則曷不殊其輕重
君殺大夫之辭也殺世子母弟則何以必曰君傷其天性也
何異自殺其身矣一體之戚何至不可並生于天地豈必在
忍人一端失所以教否不復通逝不復還斷不復續是故遭
人倫之變者必以舜爲法于天下後世而周公旦曰有過也
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稱鄭伯以君道責之其家不可教
則民不法之王者復何賴于有諸侯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
鄭俗流失自鄭伯始矣

殺君世子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莊公二十有二年春

公子不爲大夫則不書公子御寇何以書世子也何以不言

世子不誓于天子也不誓于天子則公子而已矣殺世子母
弟目君此其稱人以殺何非其君殺之以大夫專殺之也君
殺之則必曰世子大夫殺之則曰公子何言乎兩下相殺言
其殺君世子而安之也殺君世子者陳爲亟故曰國無主其
能久乎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昭公八年

招何以稱弟招不爲陳侯之弟則不能以殺偃師陳侯以母
弟私之授廢立之意焉招藉君弟之寵然後殺君嗣之重愛
弟而親之是也而私之而賊之陳侯失君兄之道矣溺之卒
如恆辭正乎其弱植而爲寄生之君不可如何矣世子身之
貳也人俄得殺之其因是以卒乎其不因是以卒乎國人孰

爲正明目而辨之哉告其終之若正乃其終之莫知爲不正云爾溺且不免首惡之名然而如恆辭然罪不獨在其君父也是獄也兩下相殺乎曰非也正體而傳宗廟社稷之重世子也禮曰母弟官子咸有臣志世子之義卑伏于一人盡一國之人莫不致身伏焉招不得兄事陳侯則不得以兄之子待偃師謂之兩下相殺烏乎可繫世子于陳則尊著矣不稱殺辟成尊之辭也稱世子而加之辭曰殺以偃師不能乎爲世子矣爲世子于今幾年而竟以見殺乎目陳侯罪陳侯之危其子以危宗廟社稷而亦恨偃師之危其身以危君父也君子以此正爲人君父爲人臣子者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何言乎大夫相殺陳無君也何言乎殺其大夫不予討也曷爲不予討招歸罪于過而殺之也然則何言爾言其自是而國滅也

殺大夫

鄭殺其大夫申侯僖公七年

申侯者何鄭之大夫也申者何國也侯者何名也曷爲以申氏繫之申也曷爲繫之申考行者本諸鄉里鄭曷爲以鬻爲卿齊桓以邑命之也伯可以命諸侯之大夫與曰請之天子則不可申侯以名氏見以齊桓爲請之矣齊請而後命之鄭不請而專殺之以說于齊殺人以說于人以申侯爲無罪矣是以文公不書葬

陳殺其大夫洩冶宣公九年

此大夫相殺也曷爲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行其君之意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身爲不義不足錄也以其君之意行不義爲君造其意以行不義不可不錄也以大夫之意歸之君見以大夫殺之不若以其君之殺之爲重矣曷爲重之爲洩冶重之也然則孰殺之公孫甯儀行父殺之于春秋何見見之於其納也納者內弗受也以陳之人爲不可受也與乎弒則言奔以見賊不與乎弒則不言奔以說無罪公孫甯儀行父不言奔則無罪其言納何奔之云者不可容于天下弒之云者不可容于陳之四封之內也雖然周官之法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不欲使人知之嗚呼不

謹于禮若陳靈公之君臣其罪狀固不可見于策矣且如以此罪罪則不比人數賤乎賤者也亦不足錄矣然則以何罪罪公孫甯儀行父以殺洩冶之罪罪之也其殺洩冶則衆著于市朝之地而非不可知非不可言春秋之防亂以徵不以顯春秋之討罪以見不以隱且殺人不忌爲賊固皐陶所以必誅而不赦也弒君之獄斷殺大夫之獄不可以莫之斷全楚之討以正弒平國之誅不許楚之納以正殺洩冶之辟公孫甯儀行父之罪萬世卒不可得而除者以殺洩冶故也非聖人莫能脩之矣

衛殺其大夫孔達宣公十四年

此晉人殺衛大夫也曷爲稱國以殺如恆辭然不予殺也盟

主不可以命諸侯之大夫則不可以殺諸侯之大夫有天子存也然則何以見其非衛人殺之君殺大夫不言其所爲譏在專殺爾專殺者不出于其君則不可以不言其所爲言衛人救陳前此矣見孔達所爲殺也言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前此矣見孔達之爲晉人殺也殺無罪以說于人罪在衛使人殺無罪以說于人則罪在晉人而曰衛殺其大夫者以爲非晉之所得殺也救陳稱人而不名以孔達之不專于救陳也有君命矣達受其罪爾知其非衛人殺之也是以穆公不去葬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昭公二年

公孫黑鄭之亂人也誅之則亂止子產于是乎能定鄭矣曷爲以累上之辭言之能以定其國爲悅不能以弛其親爲已悲也弛其親君子所大不忍也雖措刑于天下終身以爲已之過不曰已不與古聖人同其時也子產之辭毋乃已忍乎幸能誅之以正國之刑書不復存吾親親之恩也雖然司寇出致刑將至則不致之司寇何謂無親親之恩法必自司寇出致刑于甸人誠有赦之之心焉隱之也尸之加木焉則是以兄弟爲國人也不議自司寇則無法身質其辭則傷恩惜其有救世之才而愧於王者之道也公孫黑非大夫成之爲其大夫何君與國政知之而不禁且不更其書則大夫之矣以殺大夫累其上則不以大夫之累其上子晳之惡成矣非以矯君位而後成也終將誅之姑弗禁之欲已亂于國者察之哉

宋人殺其大夫　文公七年

大夫相殺稱人何言乎大夫相殺言將自是弒君也何以不名衆也且非其罪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文公八年

大夫相殺稱人何言乎大夫相殺言將自是弒君也殺大夫未有稱其官者此其稱司馬何司馬主兵君之威也而人得殺之則劫弒之形成矣國刑不可以擅于貴臣國兵不可以聽于不肖言殺其大夫大夫司馬言將自是弒其君也然則何以不名非其罪也其以官稱非鮑之黨也因著宋之得稱官也宋王者之後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文公九年

大夫相殺稱人何言乎大夫相殺言將自是弒君也殺大夫曷爲或言及或不言及君殺大夫不言及不殊其尊卑之辭也大夫相殺然後言及殊其尊卑之辭也盜殺不殊大夫尊矣君殺不殊大夫卑矣同位然後差而次之見其兩下相殺云爾此皆繫時不繫月曷爲爲再稱晉人以殺見其以次殺之也以次殺之者非亂也法也以法殺之則其曰大夫相殺何諸侯不得專殺請于天子大夫不得專殺聽于諸侯非弒逆大惡雖執政無敢自致辟焉非所辟而辟之故曰大夫相殺也君者以刑德制其臣者也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于其臣矣是晉人也何言乎晉人何再言乎晉人言將自是弒其君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僖公三十年

衛侯之命未得行乎國也則稱國以殺其大夫何正元咺爲成公之大夫也天子可以絶鄭于衛元咺不可以絶成不爲君言其大夫正之爲其大夫也則曷不以討罪之辭言之咺當誅非成公所得誅且其所以誅者非所以誅也見殺之而後歸云爾及公子瑕卑者也殺之而後歸非卑者也當國矣不以當國之辭言之何鄭絶則瑕宜爲君者也宗廟社稷其守也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天子絶鄭而不命衛有君天子失正矣而衛人安之不請命衛無臣矣位不可以無命立君不可以無衆固瑕見已之宜立而即之而不以當國之辭言之者見瑕之宜立也宜立而假一大夫以立則以爲未嘗立也未嘗立則卑且無罪而不諱其死何春秋爲賢者諱賢非無罪之謂也瑕惡賢而諱之瑕宜爲君以元咺及之何微其分而著其故也咺不臣於鄭宜不臣于瑕成公殺叔武而元咺殺瑕是以君子微其分而著其故人徒知千乘之爲利則宜爲君者危國無君而宜爲君者益危讓且不危況其即之乎子臧宜爲君而能讓季札不宜爲君而能讓其讓皆無迹焉自隱約以成讓不近名以成讓是以身安而人敬尊之至德之次也叔武宜爲君能讓而殺公子瑕宜爲君不能讓而亦殺夫見人之宜爲君而勸其即之見人之宜爲君而譏其不即之吾以爲未嘗學春秋矣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襄公二十有三年

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也君殺大夫不言及殺大夫言及非君殺大夫之辭也然則孰殺之國人殺之曷爲不言國人殺之君命也此其爲君命奈何陳侯在楚慶虎慶寅以陳叛距君之歸國人殺二子而歸君春秋之義用貴治賤君命行于臣臣承命而致之民曰君命也君命不行于其臣行于其民民承命而行誅于其臣曰君命也君命不行於其臣其民不聽其臣而誅之以承其君亦曰君命也見君命之無不通也不言叛言叛則其民與有罪焉爾不稱人以殺稱人以殺則國無君之辭云爾不以逆命之臣汚無罪之民則德昭以順命之民治有罪之臣則威震王道之大者也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君實有臣而命不行焉則非獨其臣之罪也責其君所以全其爲君焉爾

楚殺其大夫得臣僖公二十有八年

楚無大夫何言乎殺其大夫得臣志乎戰也中國與夷狄不言戰苟言戰皆中國主之則志乎戰者不見矣晉侯退舍楚子命無從晉師果于爲城濮之戰者得臣也戰稱人殺稱名見楚人之爲得臣也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則其曰殺何不予死也楚之人猾夏之人也抗中國而戰則殺之爲果中國戰而克則俘之以爲功所以昭戎經也惟奔者不誅其俘者盡致王罰焉而得臣者其戎首也聽其死者楚爾于王法則當殺王法行于中國不行于楚春秋稱中國大夫以禁專殺稱楚殺大夫以訖王誅辭同而事異則以事見之春

秋之法也何不以氏楚無大夫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成公十有六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公子側之爲無罪奈何君實不信而棄其好君實不武而敗其師君人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立于無過之地不聞其有過而委之於臣也良臣不誅過于下而況君乎大夫非無罪也罪不及死而殺之則以爲無罪也然而公子側死之其曰殺何公子嬰齊爲之也君執狐疑之心臣喪讒賊之口則以爲其君殺之也楚殺其大夫曷爲皆以殺無罪書王者以三典刑邦國侯甸男邦采衞獄無敢專殺行人達之以聽于司寇期而斷大獄則歸于京師蠻夷鎭蕃欲讞者聽之不欲弗强然而父兄不辜幼孤爲奴

係累而號泣象胥傳命有淫刑之禁焉犯禁則有以治之所以奉天也楚蠻夷也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天子徵中國不式命北則狄南則吳西則秦皆以狄道治其臣民其爲淫刑也多矣春秋未有言其殺大夫者而專言乎楚正楚之殺大夫則皆正矣以夷狄之刑治中國則中國亂矣以中國之刑治夷狄則夷狄畔矣春秋不譏楚專殺者不以中國責楚也不志專殺而志淫刑以夷狄治楚也側何以氏公子楚有大夫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襄公二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公子申非無罪也罪不及死而殺之則以爲無罪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襄公四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壬夫非無罪也罪不及死而殺之則以爲無罪也七年之中殺三大夫以求諸侯者惟楚子審爾貴戚若此疏且賤者無所容而民無所措手足矣噫斯楚之所以敗于吳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襄公二十有二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殺一大夫亦志之乎追舒之罪薄矣不及死而殺之彼以爲故而已矣志之以詔人君之自作故者

楚殺其大夫屈申昭公五年

此楚子虔殺其大夫也則何言乎其殺無罪屈申無罪也以其疑殺之爾

楚殺其大夫成熊昭公十有二年

此楚子虔殺其大夫何言乎殺無罪成熊無罪也以其疑殺之也況以一人之信殺之也況以一人之信殺之不以一人之疑殺之王者之大禁也不可以嗜殺如楚虔而莫之志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昭公二十有七年

此楚子軫殺其大夫也則何言乎其殺無罪見楚子居之殺無罪也曷爲不言殺乎居之世而言乎軫之世郤宛之殺居之也然則曷爲不言殺乎居之世重郤宛也其殺郤宛奈何郤宛楚之良大夫也費無極楚之讒人也楚子居好讒如

親受無極言無不行是君生而存楚國衆指無極焉居卽世軫卽位已奮其詐謀殺郤宛如反手楚國莫不盡焉郤宛之殺無極殺之也假居之餘寵而能以殺則以爲居之殺之也曰嚭讒臣旣迫易世矣其若採湯時也猶足以賊良臣而失人心焉若此當其世將如何矣然而居也存奔世子焉不志殺世子傅焉不志居也沒而殺郤宛焉則志重郤宛也郤宛之爲大夫也直而和國人悅之郤宛死國人謗誅無極以謝焉而不快楚人之重郤宛也賢于君世子而讒人殺之志讒人之善擇所重而後殺之也然則于楚子軫無譏乎曰譏何譏爾譏有讒而不誅也此未三年也先君甚愛之己殺之可乎曰不終日而去之孝子猶恐不及焉矣其待夫讒人之誅

夫法也有司之職也不得委乎在喪之子又奚其待不終日而去之孝子猶恐不及焉此楚子軫也讒巧敗其國焉而不誅醜厲危其身焉而又不誅未能乎爲君而又何言乎其殺無罪言爲人君父者不通于春秋之義貽後嗣以讒賊而詔臣子使知遭變之權也

大夫奔

鄭棄其師 閔公二年

春秋不治士庶人雖然戰而北守而降戍而潰戮民也師潰而歸獨無罪乎曰致其師有罪則蔽罪于棄之者也蔽罪於棄之者則免師之罪辭也是謂王者之法曰汝受王嘉師惡一大夫而陷數千百人于犯師禁之罪汝罪當云何矣故曰

鄭棄其師大惡也然則何以治其師曰鄭之君若臣必委罪于一二人而釋其衆矣春秋撥亂世必原人情赦小過緣鄭詩曰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以爲其潰則衆人所不言而同然也若之何而委罪于一二人乎苟求其罪之首則棄其師者是已春秋之法行天下無寃民而長衆者不敢布其逆令如是則能以衆正胡爲不能治其師

宋司城來奔 文公八年

奔以官稱非鮑之黨也

大夫歸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見外辭

叛人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襄公二十有六年

孰叛叛衛侯衍也衍未復則其以叛言之何正君臣之辭也衍爲社稷宗廟主林父北面而臣事之出衍而立剽立剽而辟衍之爲君林父志也書曰入于戚以叛正君臣之辭也罪林父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四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香山黃熊文番禺陳起榮新校
三三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五　學海堂

春秋正辭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傳疑辭第九

至聖有作必傳疑然乃信傳闕不敢筆綴輯之謹耳闕不竟削乃日月之明也其闕皆羨不羨者不明則非闕文傳諸萬世傳疑辭一春秋列十二公之策書聖人據已所見錄祖之所逮聞魯史從赴告聖人從史文不從則削之不從則改之損之益之聖人制義不可易也從舊作述有司不敢主義惟聖人主之左丘明故曰非聖人誰能脩之從史文二

闕文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隱公二年

紀莒國也子爵也伯不知其國必存其爵闕文明矣密在莒魯之間要結好援紀因我而獲盟于莒我有持危國之志焉故志之逮桓莊而紀卒亡聖人之所哀矜也虛內事外雖勤奚益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五終

靈川蔡培璠舊校
香山黃熊文番禺陳起榮新校

學海堂

春秋舉例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公羊隱七年滕侯卒傳何休曰貴賤不嫌者通用號稱也若齊亦稱侯滕亦稱侯微者亦稱人貶亦稱人皆有起文竊謂若王子虎卒王子猛卒亦貴賤不嫌也何休曰若繼體君稱即位繼弒君亦稱即位皆有起文竊謂若秦伯使術來聘吳子使札來聘美也楚子使椒來聘惡也人皆知之故使同辭以起問者又若子般弒亦稱卒子野殺亦稱卒則以閔公不言即位異之宣公亦言即位昭公亦言即位則子卒不日以異之春秋之文信如四時又若莊公二年王姬歸于齊齊襄也十一年王姬歸于齊

齊桓也一無惡一有惡則以單伯逆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見之又以後之徒言歸也而見逆與築館之爲起文詳畧互相明以使不嫌也又若諸侯纂國亦書入天王入于成周亦書入傳曰不嫌亦其義也又若不能乎朝亦言來不與其朝亦言來則其人不嫌也又若我無君不稱使齊高子來盟是也宋司馬華孫來盟亦不稱使則其主不嫌也又若諸侯卒正書葬纂不明去葬嫌也纂明者書葬不嫌也纂已明而不書葬重于纂也纂不明而書葬因其事也齊景公之纂也以書齊慶封來奔見之宋文公之纂也以書諸侯會于扈見之齊惠公鄭襄公晉悼公皆不見纂徒以不書弒君之葬則知其不討賊矣纂亦見之矣衛宣公受國于討賊之後嫌于非纂則書立以明之晉成公以賊復見亦嫌于應受國則去葬以明之齊惠鄭襄晉悼齊景皆晉成公比也然與不纂者同辭而書葬以起問者明義法也又若殺大夫稱國稱名同辭矣乃如晉殺先穀衛殺孔達其事不同則孔達有起文以異之陳殺洩冶晉殺三郤其事不同則洩冶有起文以異之鄭殺申侯齊殺國佐鄭殺公子黑其事亦不同皆無起文則去葬以明殺無罪書葬以明殺有罪亦異之又若晉殺三郤亦稱國晉殺晉童亦稱國則與君弒同月而先書以大異之又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則不書葬以明晉侯之志乎殺以異之

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公羊僖二十二年戰泓傳

竊謂若救邢城邢再言齊師宋師又若侵曹伐衛再言晉侯又若首止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一事而再見者先目而後凡也 公羊僖五年 盟首戴傳

竊謂若葵丘先會後盟新城之役先伐後救溫之會先會後圍許 公羊哀三年 桓僖官災傳

春秋見者不復見也 公羊哀三年 桓僖官災傳

何休曰作楚宮不書是也竊謂書墮郈不書城郈亦是也立武宮書者嫌于不毀也城費書者季首惡也

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

竊謂凡書外弒君殺君世子叛人之類是也

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 公羊昭元年 會虢傳

竊謂內弒君殺子諱不見則貶絕以見其與乎故也及凡言貶絕者皆是

擇其重者而譏焉 公羊莊四年 狩禘傳

竊謂若諸侯不享覲不可勝譏則書公如齊於上書大夫如京師于下而月如齊以異之又若諸侯不奔喪會葬不可勝譏則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日以異之書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不日先後爲叙以大異之 公羊僖元年 夫人喪歸傳

貶必于其重者 公羊僖元年 夫人喪歸傳

竊謂若仲遂卒于垂卒而削公子叔孫得臣卒卒而去其日皆終事也無駭終其身不氏翬終隱之篇不稱公子以其見

于經字矣意如執而致致而後去族其重者不可得貶絕則因事而見之

譏始　疾始公羊隱二年四年傳

竊謂若喪不三年不勝譏則自閔公始書吉禘于莊公妾母爲夫人不勝譏則自成風始一以宗廟臨之而後貶亦所謂于其重者一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王再不稱天以大異之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察其中必有美者焉

竊謂美者因其行事而加王心焉之謂也若僖公之篇書一時不雨者三又若文公之篇歷時而不雨若是者三昭公之篇公如晉而復者五又若伯姬歸于宋書納幣書來媵書致女異于他女之歸者又若書許遷者四又若莊公之篇三書築臺又若定公之篇書齊侵衞次者三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六終

靈川秦培瑠舊校　香山黃熊文番罽陳起榮新校

春秋要指

武進莊侍郎存與
著

春秋以辭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後世以聖心之極觀其辭必以聖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故善說春秋者止諸至聖之法而已矣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無或執一辭以爲見聖無或放一辭而不至於聖推見至隱懷之爲難違之斯已難得其起問又得其應問則幾無難應而不本其所起見爲附也起而不達其所以應見爲惑也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春秋之辭其起人之問有如此也執一者不知問無權者不能應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亦可以求所應問而得之矣

春秋之辭文有不再見明之至也事若可類以類索其別文若可貫以貫異其條聖法已畢則人事雖博所不存也

春秋詳內畧外詳尊畧卑詳重畧輕詳近畧遠詳大畧小詳變畧常詳正畧否

春秋之義不可書則辟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辭有據正則不當書者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不可書辭有詭正而書者皆隱其所大不忍辟其所大不可而後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辭若可去可省而書者常人之所輕聖人之所重春秋非記事之史不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以所書知所不書

春秋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無空文

春秋書天人外內之事有主書以立教也然後多連而博貫之則王道備矣

春秋博列國之載因魯史以約文於所不審則義不可斷皆削之而不書書則斷之者斷則審之者故曰春秋之信史也存闕文而不益實其所不削也不審其事則去之不審其文則存之傳之萬世而不可亂也

春秋之辭禮不備則雖有事焉而不書

春秋辭異則指異事異而辭同則以事見之事不見則文以起之嫌者使異不嫌使同

春秋歷數十年之事以一辭約之有歲記一事則不以他事雜之有歷歲記一事則不以日先後叙

春秋緣本錄末有兼存之義有半見之文

春秋記事以義爲從則不以小事亂之

春秋之辭斷十二公之策而列之則十二公之行狀莫不著也

春秋之辭斷十二公之策書者有屢於一年之策書者有曠而不志者有曠而一志者不可不察也春秋志天事必以尊嚴之辭承之志災異皆以前後事求之異不在大於事有明徵乃志之徵之不明則不存也人莫之省則不見也患其褻之也志分土近者詳遠者畧見經世之志然九州之域四裔之防具矣梁山沙麓皆河之記也河宗以三望著之星表北斗次表大辰其

他則凡之矣

春秋志天子之大夫上下列其等戚疏異其分父子之恩長幼之序靡不畢見以三公兼官惟志冢宰爾諸侯之臣雖內大夫不稱其官官之志惟宋爾

春秋志會盟有重章以見義有一書以斷義志會在列者不悉書志兵同役者不悉書以常所書知所偶書以偶所書知常所不書志聘有褒有譏有喜有戚有惡有抑有係乎其君有係乎其臣皆以前後事起之小國未有志聘者小國大夫常不書故也大國未有志朝者雖然嘗書齊侯來獻戎捷矣衛侯會葬鄭伯拜盟齊侯來逆共姬皆見於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二百四十二年大侯之來接於我者蓋有之矣春秋不書也齊晉楚書

公如舍齊晉楚未有書公如者非無往也往不書也內大夫無如秦者如吳者非不往也往不書也舍牟鄫大夫無如小國者大夫常不如小國也舍滕大夫無會葬小國之君者大夫常不會小國之君葬也以不書推所書故曰凡所書者有所表也舍宿男微國未有書卒者若須句若顓臾若任若牟皆宿之倫而無一書者可以知所書之必有指矣須句子來奔見於傳而春秋不書豈不見公哉然則邾子益來奔其有義乎其無義乎春秋志卒葬聖人以送死爲大事爲人君父言之則所以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爲臣子言之親喪固所自盡也而必盡之於禮然後爲忠孝之至矣凡奔皆重其春秋志城邑時不時悉書之矣然而有所不書者焉則非一義一法可以槩凡城之志也凡城之志皆譏也而所譏不同凡盟皆惡之而所惡不同凡兵皆不義而輕重各有凡奔皆重其禍而邪正各有偶苟一義一法足以斷其凡則無可凡皆削而不書春秋非記事之史也所以約文而示義也是故有單辭有複辭有單衆辭衆辭可凡而不可凡也複辭可要而不可要也兩辭備矣可益而不可益也單辭明矣可殊異而不可殊也故曰游夏不能贊一辭

春秋志亂獄必有辭以誅之未有或但已皆也如有一人不正其罪則說不師古而失其傳也

春秋之辭於所尊則致其嚴於所親則致其愛於所哀則致其戚於所痛則致其重於所善則致其喜於所賢則致其美於所

危則致其憂於所賤則致其辨於所惡則致其尤於所誅則致其法於所矜則致其疑莫不見乎辭微乎微乎不見其迹索而得之有憤焉有樂焉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其春秋之志乎

陳氏後傳曰稱人者討賊之辭苟能討雖微者子之異邦人書夷狄書皆予之也苟不能討則雖四國之大夫伐宋不書其人苟不討而疑于討則雖十二國之君伐齊不書伐竊謂苟與乎故則晉惠公之殺里克平鄭父衛獻公之殺甯喜皆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苟身爲大逆則楚子虔之殺蔡侯般殺齊慶封書誘書執因其討賊而文一施之苟不於其國雖殺之如南宮長萬公子慶父不書葬不足予乎其討賊也苟於其在位而殺之以自爲如楚公子棄疾則比不去公子而棄疾以當上之辭言之苟成之爲君而又殺焉則且以弒書若齊人殺商人稱弒其君也苟釋首惡而殺其黨如公孫姓公孫霍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惟純乎大義如衛人者得討賊之正矣于濮非譏衛人之失賊也予陳人之得賊也雖于義不純雍渠報其虐而不以爲出于私楚子入陳而不以爲肆其詐卽以蔡人之欲立其出甯正躍之爲篡而不奪蔡人之能討也嗚呼若衛人誠討賊之善者也然而立晉則且陷其君以篡焉立之爲言篡辭也所謂于其嫌得者見不得也雖不予討若宋人亦庶乎其善者也書宋萬出奔陳罪陳人之受賊不罪宋人之失賊公子慶父亦然書奔莒罪莒人也不書殺因不書莖疑若加以

不討賊之辭而宋桓魯僖皆無篡辭焉此不可不察亦惟二君不篡亦惟二君尚能由己爲先君討賊春秋不以宋魯爲無臣子也予之而辭有詳畧州吁月無知不月州吁地陳佗不地蔡人不若陳人之公齊人不若衛人之正不予而辭有善惡宋公魯侯能繼先君宋則以不書殺予游見其善我則以褒高子盟而著立僖公之美皆善辭也夫立僖公與立晉何異實與者齊桓存亡國之功實不與者大夫專廢置君之罪也若其文則皆不與矣無王命焉爾宋先代之後立而後請之無傷也其與賊同志者皆著其與賊同惡也甯第不予哉虔也棄疾也賊也誅之而後已夷吾也公子元也篡也當廢衍也再入亦盜國也當廢蔡之執政有失賊之罪辰之奔不徒罪吳也姓霍之殺稱大夫見蔡人不能正辰之罪而聽之出也陳公子招賊也歸罪于過而殺之而不以當上之辭言之以衆殺大夫之辭言之者招之罪已明過之罪未明稱人以殺之然後明稱國以殺之猶不明也如以當上之辭言之則過疑于召伯毛伯無以知其爲招之徒矣然不去其大夫者不予陳人也且見其爲招之殺之也若公子比之罪已明矣而公子棄疾以當上之辭言之則不僅見其爲比之徒且見其實爲謀主而虔之賊矣非聖人誰能脩之

國不可以無受貴受命也無受則篡公羊子之義納入立皆篡也何休氏傳之矣允哉允哉君位姦之伺也是故春秋於生死授受之際盡其防焉衛人立晉首正之矣夫討賊莫善乎衛人

然而晉之爲篡也有三義焉桓公有子不當廢也且不請于天子而入自立之也此義著春秋之諸侯其能解免于篡者希矣然而安甯無事亦畧之而已所謂不勝譏則譏其重者莫不善于不討賊而有其國則篡之重者也與聞乎故而卽乎其位則弒君之賊而已矣殺其君之子而卽之亦弒也先君之道終已不宜立而立乎其位雖無納入立之文皆篡也先君以道終已在外而入其國卽其位雖無納入立之文固篡也宜立而不請于天子亦篡也有輕重焉爾雖大甚弗克納而納之不義必著焉不討賊而有其國若晉侯黑臀是也無納入立之文則不書葬以見之雖逆之于周宜若有天子之命然無辭以言其非篡不討賊故也討賊之義大矣不討賊之罪重矣齊侯元不討商人之賊鄭伯堅不討夷之賊晉侯周不討州蒲之賊鄭伯嘉不討髡頑之賊齊侯杵臼不討光之賊皆視此矣與聞乎故而卽于其位宋公鮑是也杵臼之賊非他人實鮑也殺其君之子而卽之齊侯潘是也文不見乎春秋則不書葬以見之子叔姬爲昭公夫人魯不會其葬哉知聖人削之也先君以道終已不宜立而卽乎其位雖無納入立之文篡也曹伯負芻是也書執以見其篡書歸自京師以見子臧宜立而能讓國則以曹伯爲宜歸也歸莫善于歸自京師矣先君以道終已不當立而入其國卽其位雖無納入立之文亦篡也晉侯重耳是也不書入爲文公諱本惡也宜立而不請于天子齊侯昭是也不書納不書入見其宜立也以宋圭戰而書救齊見宋襄公之陷人于篡也納而弗克

納者捷菑是也著管人之非義而後大其能改之然而不書晉
趙盾不可書也諸侯不可以專廢置諸侯大夫其可以專廢置
諸侯乎大夫而專廢置諸侯而又可以大其弗克納乎故避之
也先君不以道終國無君已不宜立而入其國卽其位則書入
齊小白是也宜立而不請于天子則書納公伐齊納糾是也于
其殺之則稱子見糾之宜立也然其爲篡則均焉以爲是兄弟
爭國而已矣能爲先君討賊已不宜立而卽之陳侯躍是也篡
也則不書葬以見之春秋不以躍利在得國而奪蔡人討賊之
義亦不以蔡人旣克討賊而原陳侯躍之爲篡道如日月並行
而不相悖不能爲先君討賊已雖宜立而入其國卽其位而逸
其賊則志乎得國而已莒去疾是也書入書自以莒去疾爲無
恩于先君徒兄弟爭國而已篡也自齊齊有罪焉爾以爲會不
若蔡人之殺陳佗也然而已篡而去疾不書奔不與聞乎故也非弒也
篡也逐君之子而立爲君突歸于鄭是也不書入于其出奔也
則名之見其爲篡也何以不書入挈乎蔡仲也罪蔡仲也何以
不書立非仲所欲立也罪宋人也何以不書納突不求立仲不
聽宋宋人烏能納之哉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見三罪
之均也鄭忽不稱爵見其爲子也而不稱子春秋伯子男一也
忽以出奔而後絕非旣絕而後奔也故曰辭無所貶非無所貶
也左氏曰公侯曰子且將言世子則不可得先言子曷先不言
世子君在稱世子旣葬則稱子曷終言世子言忽爲君之微也
宜爲君而自喪之逐一君立一君成乎爲君者蔡侯東國是也

篡也不書葬以見之一君出一君立未成乎爲君然而宜立且有天子之命焉讓而不卽乎其位衞叔武是也書曰衞子以天子之命立之也其不曰侯而曰子成其爲讓而賢之也不書其殺爲賢者諱也先君以道終已在外國有君以已之宜立因賊臣而入其國卽其位紱其君齊陽生是也書入不書紱見其宜立而不以不宜立者君之也然而以篡言者違父命也然而不書陽生紱者斷其罪于陳乞也陳乞亂齊景公以乞爲能立其所愛而不知乞能殺其所愛是故以荼爲乞之君也陽生以乞爲能授我以國而不知其實盜我之國已實未嘗有國也陽生烏能篡乞使之篡也其又可以乞之紱爲陽生之紱乎哉彼志乎記事者且曰陳乞不紱也陽生實殺安孺子先君以道終已在外國宜有君因國人送已而求入焉卒亦不克納則雖不宜立而罪不在公子也逆之者罪也納之者罪也不受者無罪斷逆者之罪于先蔑而不罪趙盾始雖主乎逆之後實主乎不受之盾以反正自名焉然而盾之爲臣康公之爲君謀國不臧輕用民死以晉人爲主乎是戰敗秦而不言秦之敗見趙盾之殃晉民而已而專廢置君之罪見矣晉實以詐覆秦師而不言取見秦康公之殃其民而已而納不宜納之罪亦見矣于公子雍無誅焉故不見秦之納也于先蔑有誅焉故見蔑之奔也晉人且不義先蔑而況君子之于趙盾乎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兼文刊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七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香山黃熊文番禺陳澧榮新校

鍾山札記

餘姚盧學士文弨著

字義不隨音區別

余向讀周易八論第一篇引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謂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竊疑易簡之易讀以豉切變易不易俱音亦異何以合而爲一繼而知古人之於字訓竝不因音讀之異而截然區別也爾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若以後人所見如鄭漁仲便欲以台朕陽爲子我之子羊如切賚畀卜爲賜予之予羊汝切而古人則不分也又讀廣雅釋詁遂晝盼晲畢卒殊終竟也若依後來讀法則遂晝盼晲爲

疆竟之竟居影切畢終碎爲終竟之竟居慶切亦不當通爲一條矣未別四聲以前古人爲詩亦無平側之分往往互用義或與音不諧後人往往疑爲假借而不知字義之本不隨音而變也何假借之有聊書其畧以俟博學者攷焉

歸妹柔乘剛

歸妹彖王弼注兌爲少陰震爲長陽少陰而承長陽悅以動歸妹之象也其彖傳文云无攸利柔乘剛也因有謂王注亦當作乘者永懷堂汲古閣兩本注皆作乘字此非也以卦體而論兌在震之下自當爲承以爻言則三五皆陰乃居二四之陽之上故謂之乘注與傳文各有所指此其所以異也

虎賁

宋書百官志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今案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軍旅則介而趨皆以趨爲言者以賁即奔也古字本通用詩邶風匏之奔奔襄廿七年左氏傳禮記表記俱作賁賁高誘注呂氏春秋壹行篇云賁色不純也亦引此句作賁賁宋志乃以爲王莽輔政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爲賁此說殊不然鄭康成注禮記樂記虎賁之士說劒云賁憤怒也書敎誓僞孔傳云勇士之稱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竝無取古人名之說沈約之說殊無典據或言奔字形同莽故避其名此又不然奔古字作犇莽字上下皆艸中乃犬字與葬字形近莽又不改何也虎之色斑奔必以怒義未嘗不相貫也臧鏞堂案鄭注樂記奮未廣賁之音

作云真讀爲
憤憤怒氣也

氏字古音與民相近

詩小雅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宋劉彝以爲疧當作疹病也唐人避太宗諱民字凡字从民者皆省而爲氏張參五經文字愍字下云緣廟諱偏旁準式省從氏凡泯昏之類皆从氏又珉字下云莫巾反禮記作瑉是其例也顧亭林李安溪皆以其說爲然謂後人又於氏字下添一畫讀疧爲氏誤之甚矣文弨考說文有疧字云病也从疒氏聲並無疧字又昏字云日冥也从日氏省聲氏者下也一日民聲二徐本皆同徐鍇於昏字云會意元黃公紹韻會於疧字但云一作疧並不言本作疧余以爲氏字古亦必與民音相近觀今眞文韻中之字多有與支微齊通讀者如寅亦可讀移純亦可讀緇非必由辰朮可讀祁詩吉日其祁孔有鄭云祁當作麎史記正義敍論法治典不殺曰祁獨斷祁一作震蘇明允謚法作震又作軍賁亦可讀祕芹亦可通蘄垠亦可通沂沂鄂即垠鄂即此類甚多故知疧亦本與民聲相近非本作疧而避諱改疧也至昏字漢以來往往作昏凡偏旁之从昏者即說文中亦尚多有元戴侗云唐本說文昏从民省此語殊誤昏省去氏下一筆耳凡字兩合者可省民止一字何由省之但舊唐書高宗紀顯慶二年十二月改昏葉字則昏字之改似有明文然六朝至唐書法不從正體者多今金石所遺謬謬不一而足故昏字人間多有從民者今从氏正是復說文之舊而在唐人則以爲改亦不足異詩大雅桑柔多我覯瘖音

民此疵字亦當讀爲民亦可云從瘝省自後人音爲其支或音巨禮乃後人失其讀之誤遂至今疑其與塵不協欲改氏爲民而始得聲殊不知不改未嘗不得聲也

韓詩磬天之妹

詩大明俔天之妹韓詩俔作磬釋文云譬也毛傳卽以磬釋俔則俔磬義同說文俔譬喻也一曰聞見也竊謂俔從人從見則見字義長猶所謂見若神人也譬喻之意亦在其中未必卽以磬爲譬韓非子外儲說上云夫馬人所知也旦暮磬於前鬼神無形者不磬於前古磬磬同一字以韓非之說證之則俔可訓爲見磬未嘗不訓見在毛公當日磬之義人所共曉故卽以磬解俔耳

射義鄉大夫士之射鄉當作鄉

射義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案凡賓賢能詢衆庶皆鄉大夫州長黨正之事鄉中之鄉大夫士亦與焉非鄉大夫自爲射而行鄉飲酒之禮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必在爲中都宰時故有選賢誓衆之禮鄭注周禮鄉大夫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卽引此矍相之事爲說鄉飲酒之義云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鄭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士也今此說射禮豈有反置鄉大夫而但說鄉大夫之禮但各本俱作鄉大夫燕射何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義中引此正作鄉可以取正若是鄉大夫究疑是傳寫之譌射義正

脾析卽脞胖

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有脾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疏云此無正文可破故後鄭從之此言非也廣雅百葉謂之脞胖說文脞牛百葉也葢脾之與脞音義皆同析者解析正合百葉之義析與斯賜音皆通轉故脾析卽脞胖此謂牛之脾胃耳廣雅又云胃謂之肱說文亦以爲牛百葉徐鍇繫傳云牛肚也其鳥之胃亦得謂之胖然則司農所詁正自不當破也廣雅二語亦互文

奉觶致賓

禮記鄉飲酒義云奉觶致賓於西階上案致賓卽是奉觶其所以別異之故正義明言之云既云奉觶論其將欲奉觶之時致賓論其盡酒之體此二言極分明乃上釋奉觶處各本皆有誤字本當云奉觶主人酬賓賓立以奉觶也宋本作賓奉立以立觶也汲古閣本作賓奉立以據觶也皆譌今本於主人酬賓下改爲主人先飲奉觶也更大誤矣此一節自祭薦祭酒嚌肺啐酒幷此奉觶致賓皆指賓言未嘗及主人主人酬賓之觶奠而不飲此西階上奉觶是主人獻賓之時賓飲奉觶也又注中酒爲觴實足利古本觴作觶今當依以改正正義中觴字亦當幷改

大司馬固

顧氏炎武以大司馬卽司馬子魚固爲堅辭以諫今觀其諫辭亦甚寬緩不迫何堅辭之有惠氏棟案晉語云晉公子重耳過

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韋昭曰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公子過宋適當襄公之時杜預注左傳亦同韋說皆據世本而言稱大司馬所以別下司馬也文弨案左傳大司馬之官在宋亦不多見惠氏謂固卽公孫固是也謂下司馬乃子魚非也司馬卽大司馬固文承上省一大字耳考韓非外儲說左上說此事云右司馬購強趨而諫購強似卽固之字其義正相合云右司馬似當行師之際所別置者耳其非子魚更明甚子魚乃公子目夷未嘗名固史記宋世家以前後皆子魚之言史公紀事多疎畧未足取以爲左證也

官學在四夷

左氏昭十七年傳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石經作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蓋天子失官則官多廢故無有能舉先代之典者所謂官學猶今言通經者爲經學通史者爲史學指專門而言若鄭公孫揮之能辯族姓班位晉蔡墨之能言五官其斯謂之官學與

提月

公羊經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賈石于宋五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傳云提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休注提月遍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提月也在陸德明時所見本固有以提月改作是月故釋文先云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陸氏不詳審傳文及邵公之注明是爲提字作詁訓若作是月何勞如此費辭乎初學記晦日條引此正作提月陸佃注鶡冠

子王鈇篇家里用提云提零日也亦引公羊爲證

長言短言

公羊莊二十八年傳春秋伐者爲客何休曰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伐者爲主何休曰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蓋同一字而讀法有異高誘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亦有所謂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異讀劉熙釋名於天有以舌腹言者有以舌頭言者於風有以橫口合脣言者有以踧口開脣推氣言之者各方不同漢書王子侯表襄嚍侯建晉灼曰音內言嚍說又號鉤侯起灼亦云內言鴟內言亦是讀法明人刻監本疑內言是詩巧言遂改說字爲菟以附會之毛本尚作嚍說蓋卽虞書之讒說毛本是也

糾謂之泲

爾雅釋器糾謂之泲郭璞本糾作樛釋文云爾雅舊文幷詩傳竝米旁作小爾雅木旁作其文云魚之所息謂之樓樓樛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郭因改米從木文弨案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四引爾雅尚從米旁作幷引犍爲舍人曰以米投水中養魚爲泲也則糾之義益明今毛詩正義爾雅釋文及疏皆不載犍爲舍人語臧鏞堂案周頌潛正義引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與舍人義同以木乃以米之誤耳

鮮有解義

鮮解一也禮記月令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呂氏春秋作解落

曾子二子華元

漢書王吉傳子駿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師古注引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今韓詩外傳闕此文）一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以二子爲是案大戴禮曾子疾病篇云曾元抑首曾華抱足盧辯注元華二子說苑敬愼篇亦同抑首作抱首顏從如淳前一說是也禮記檀弓則稱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申與華殆卽一人

詩攷引韓詩誤

王伯厚詩攷於韓詩引速速方轂夭夭是椓云出後漢蔡邕傳且引章懷注云韓詩亦同作轂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也今案邕傳作速速方轂夭夭是椓注先引毛詩之文并引傳及箋然後云韓詩亦同謂韓詩與毛鄭之說同也下云此作轂者蓋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方猶竝也乃章懷釋邕之文故用此字今王氏乃誤以爲韓詩亦同作轂并刪去蓋字而以章懷之說爲韓詩之說不審甚矣

惏

疲癃之癃今人但作倦字亦可作惏列子湯問篇饑惏則飲神瀆皇侃論語義疏五十以學易云欲令學者專精於此書雖老不可廢惏也又易震彖傳王弼注古本作恪惏者懼於近矣見日本國考文今監本皆脫惏字

孫叔敖實蔿氏

毛檢討大可作經問及四書索解力辨叔敖非楚公族竝非蔿氏乃蔄國期思之處士歷引荀子呂覽史記說苑新序列女傳爲據余案左氏宣十一年楚令尹蔿艾獵城沂杜注云孫叔敖也十二年邲之戰隨武子云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云云又云令尹孫叔敖弗欲戰南轅反旆又云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軍事以車爲重而令尹實主之則士會所稱蔿敖非卽叔敖乎比年之間楚不聞有兩令尹且在軍而更易執政之臣此事理之必無者況敖之名又相同則其爲一人爲蔿氏實無可置疑者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篇知分篇皆云叔敖遠賈之子遠卽蔿也服虔注左傳云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杜氏從之總之左氏蔿敖一言可爲蔿氏之確證與其信諸子也不如信傳

勤望

詩標有梅迨其謂之箋云謂勤也本爾雅釋詁文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周易歸妹彖傳正義用其語云妹既係姊爲媵不得別適若其不以備數則有勤望之憂今本皆譌作動望攷宋本尙不誤

易序卦正文誤入注

序卦傳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下本有履者禮也一句今本皆誤入韓康伯注中唯唐李鼎祚集解作正文案王輔嗣周易畧例引雜卦曰履不處也又曰履者禮也若是韓注輔嗣無緣引之以此爲證則集解本爲不謬矣但輔嗣引雜卦而於此

句不別言之者省文耳且韓注中竝無可與爲比例者而獨於此具釋不然明矣

遂跣以下

左氏宣二年傳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跣字是也襄三年傳晉悼公懼魏絳之死亦跣而出皆是急迫不及納屨使然趙盾飲未至醉何假於扶明扶字誤抑古者見君解韝故哀二十五年褚師聲子韝而登席衛侯怒余外祖馮山公先生以詩赤芾在股邪幅在下證之知可以去韝也

櫛比諧韻

詩周頌良耜其崇如墉其比如櫛釋文比音毗志反今人多從之然非也比當讀弼崇墉是韻櫛比亦是韻如召南騶虞之乎與虞皆是句中自相諧合又如古語之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成與性貫與然古人平側不分亦未嘗不諧合也

王菩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王瓜生注云今月令云王萯生萯與菩古通用故呂氏春秋作王菩生高誘注云菩或作瓜瓠也今刻本皆譌菩爲善有明劉如寵所梓知王善字必誤而不能推究其所由誤經依月令作王瓜生并改誘之注云王瓜卽今栝樓也此大非闕疑之義案穆天子傳爰有薲蕪蒲茅萯蕳蕪蔓郭璞注云萯今菩字音倍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行奢萯陽宮東方朔傳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

陽宣曲尤幸顏師古注倍陽即賁陽也蓋賁菩皆與倍同音故賁陽或作菩陽亦可即作倍陽字則知呂氏之王菩生正與鄭注所云今月令作王賁者合集韻賁音蓓與菩通呂氏俗本作菩因與菩字形近而譌劉本姿改則使後人竟無從攷證矣故古書雖明知其誤毋寧姑仍之之爲愈

茼胡

周禮天官鼈人掌取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茼胡句龜鼈之屬案呂氏春秋孟冬紀其蟲介高誘注介甲也冢冬閉固皮漫胡也漫與茼音義同甲周其外皮亦周其內今人謂鼈有裙五代史補言僧謙光但願鵝生四掌鼈留兩裙裙即所謂皮漫胡也廣雅釋詁三茼當也蓋如器之有堂莊子說劍篇曼胡之纓此當與古係冠者殊必擁其頸與頷下而爲之故亦取名於此耳

門焉者閩焉者

公羊宣六年傳晉靈公使勇士往殺趙盾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何休注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門閨

諸本二字誤倒

守視者也上其堂則無人焉注言焉者絶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段若膺云依注則前兩句當作則無人焉門者則無人焉閨者余謂下句注當作故不言堂者今本皆衍一焉字此傳文及注疑皆後人轉寫失之

苦息也

爾雅釋詁苦息也郭注苦勞者宜止息意則是矣而未有明證

案家語困誓篇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困倦皆勞苦之意也病而求息亦是

鄧扈樂

左氏莊卅二年傳園人榮公羊作鄧扈樂案何休於公羊宣十二年傳斷彼扈養下注云養馬者曰扈是扈與左氏園人同義鄧當是其姓爾

淩慄也

爾雅釋言云淩慄也釋文云案郭注意當作棱埤蒼云棱慄也今本釋文及疏皆以郭注意作陵埤蒼作淩此竝誤也案淮南兵畧訓諸侯莫不慴棱鵕冠子備知篇登高者下人代之棱張平子西京賦百禽棱遽竝从立心陸德明謂郭注意作悋故引埤蒼之悋爲證豈有一作陵一仍作淩之理至樊光本作淩如揚子雲羽獵賦虎豹之淩遽與悋可通用

侯鴈北

禮記孟春之月鴻鴈來呂氏春秋作候鴈北呂氏所紀是也蓋仲秋之月鴻鴈來以其從徼外而入中國故當言來若禹貢云彭蠡既豬陽烏攸居則在中國之地有定止矣其從彭蠡而北也非由南徼之外則但紀其北可耳何以亦言來乎故知呂氏之文爲當

原圖具圖

左氏僖卅三年傳皇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宋時本是具圃今本作具囿案初學記河南道所引是具圃水經

滑水下所引本是具圖新校本乃改作具圖今以杜預注攷之云原圖具圖皆圖名若是具圖杜必不如是下注卽注亦當止云原圖亦圖名可矣以此知作具圖爲是高誘注呂氏春秋凡所引皆作具圖也

鄭康成周禮序

鄭康成有周禮序見於賈公彥序周禮廢興篇中近刻鄭司農集未及採入殆以文不全且雜以公彥語別白爲難故也今姑以其灼然可知者錄於此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匿衆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祕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物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其名周禮爲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已下又賈公彥語又曰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周禮已下又賈公彥語故鄭氏傳曰元以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大行已下又賈公彥語

三禮目錄

康成有三禮目錄唐人作疏引之各冠當篇之首於題下系以

鄭目錄云四字今本集爲一編理無不可題下當直載鄭氏之說乃今本去鄭目錄云而易以注字注者注經豈注目錄乎又周禮鄭氏注儀禮鄭氏注之類亦入目錄中殊所未安

大題小題

古書大題多在小題之下如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此小題也在前毛詩二字大題也在下陸德明云案馬融盧植鄭康成注三禮竝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蓋古人於一題目之微亦遵守前式而不敢紛亂如此今人率意紛更凡疏及釋文所云云者並未寓目題與說兩相矛盾而亦不自知也漢書三國志毛氏汲古閣版行者猶屬舊式他本則不盡然矣

鄭氏詩譜

康成詩譜其十五國次序不與今詩同作正義者引之各冠每國之首則非復鄭氏之元次矣今欲紬出別爲一編意誠善也然當放其本文而復之先周南召南次邶鄘衞次檜鄭次齊次魏次唐次秦次陳次曹次豳次王次小雅大雅次周頌次魯頌而以商頌終焉乃今本仍以王繫邶鄘衞之後於正義所云王詩次在鄭上譜退豳下欲近雅頌云云者未寓目也於陳下仍別出檜不與鄭連於正義所云既譜檜事然後譜鄭云云者未寓目也此何異於今之周易本義了非朱子所定之本蓋明初本義與程子易傳兼用以取士程用今易朱用古易合刻之始改朱之次第以從程既而單用本義即於合刻中紬出而不復考朱子所定之舊本事頗相類幸今休寧戴氏震海寧吳氏騫

皆有鄭氏詩譜校本版行後來庶不致沿譌襲繆矣

史記集解索隱正義

左公穀三傳經文多有互異後人別白注明今史記三家之注亦多異同今若不依三傳之例於正文先注明則必有改易遷就之失卽如五帝本紀暘谷正義作陽谷南譌索隱作南爲殷本紀羲里正義作牖里周本紀居易無固索隱作居易其他義同而字異者尤多後若重梓此書宜有以別白之其索隱之注尤多猥并有非注而亦繫於注者讀之反足以致惑汲古閣有單行索隱本殊自井然凡小司馬欲以已意更定者不以入注附刻全書之後乃爲善耳

須葑蒩

詩邶谷風云采葑采菲傳云葑須也爾雅須封蒩郭注未詳又須蕪蕪郭注云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案方言蘴蕪蕪菁也玉篇引方言曹江東呼菰爾雅之封與葑曹同一字蒩亦與菰音相近故先儒皆以須封蒩當詩之采葑太平御覽於蕪菁條亦引爾雅須封蒩之文乃作爾雅疏者妄謂郭意以毛云葑須者謂蕪蕪其實郭何嘗云爾也方言又云蕪菁紫華者謂之蘆菔爾雅荼蘆菔郭云菔宜爲蔔蘆蔔蕪菁屬紫華大根俗呼雹荚又注菲蒠菜云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若蕪蕪下之注竝無少似蕪菁者而奈何以此當之今當依先儒說爲正

意

爾雅釋草薏箭萌今本郭注萌筍屬也誤當作薏筍屬也下引周禮薏苡鴈醢則當作薏明矣草木皆有萌安得概言筍屬乎

蘇桂荏注誤

爾雅釋草蘇桂荏郭注云蘇荏類故名桂荏此注文不足案疏中每直引注文此疏云以其味辛似荏一名桂荏正是此注元文而亦有誤當云以其味辛似桂故名桂荏始得之

蜚蠊鼹

爾雅釋蟲蜚蠊堅舍人李巡皆以蜚蠊句鼹句郭注亦與之同官本作鼹卽負盤竝不誤此卽廣雅之蟅蝮鼹也釋文不引而反引負蠜蟘爲說非此蟲或又改郭注作蜚卽負盤是因邢疏而誤改耳

騋牝驪牡乡

爾雅釋畜騋句牝驪句牡乡句鄭康成如此讀案郭注引周禮馬七尺以上爲騋是竝不以騋屬之牝明矣上引詩騋牝三千因成文耳豈可卽以郭爲騋牝驪牡句絕乎又案釋文云孫注改上騋牝爲牡讀與郭異牡乃句字之譌若云騋牡驪牡豈復成文若以牡與牝當互易者釋文何以未之及故當云孫注改上騋牝爲句無疑也邢氏不細審而以乡字屬下句首又郭注乡駒乡字亦衍駒爲小馬此常訓耳何必連乡字邢氏既截乡駒屬下文遂於郭注亦增此一字謬甚今以釋文證之知郭與鄭同唯孫氏獨異邢疏依孫爲說不可以誣郭氏

蔆蕨攫

蔆蕨攫當作蕨攫疏依孫爲說不可以誣郭氏

錢曉徵以爾雅釋艸蔆蕨攫釋文攫音亡悲反而兼載孫炎居郡居羣二切攷說文無攫字當用孫音而作攫字凡艸木之名多取雙聲蘜荎茭菟鼎薑銚弋之類皆然蕨攫亦雙聲也說文廣雅皆以蘜荎與蔆茭爲一物惟爾雅分爲二條竊意茭菟與蕨攫聲本相近（四字皆見母）蘜荎茭菟蔆蕨攫當是一物而四名郭亦知蔆有蘜荎之稱特以與蔆文不聯屬遂以決明當之其實當依說文廣雅作釋爲是

二名不偏諱

記曲禮云二名不偏諱今人頗有作不偏諱者余每以其誤輒爲正之今乃知彼亦有所本相臺岳氏有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中有云二名不偏諱偏合作偏疏曰不偏諱者謂兩字作名不一一諱之也案舊杭本柳文載子厚除監察御史以祖名察躬辭奉勑二名不遍諱不合辭據此作遍字是舊禮作偏字明矣此皆岳氏坷所說余以爲不然若如其說二名不偏諱則必專指定一字諱一字不必諱始得謂之不偏諱今以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考之則二字皆在所諱中但偏舉其一則不諱耳岳氏唯據柳文何不考韓文所引固是偏諱明甚安知柳文非俗本傳寫之失耶或當時宣勑者失考之過未足依據偏字義圓偏字義滯細體會之自見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此雜記之文近人如汪氏魏氏皆疑不與之言爲不合於義余以爲不與亦正非易事孔子之許仲由冉求不從弒父與君此

正是內亂不與之事鄭子公欲弒靈公與子家謀子家始不從
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此非與
焉者乎鄭康成注引魯季孫友以爲證蓋始則力不能討故姑
爲隱忍及秉國政而始可以伸大義矣石碏亦力不能討者豈
其隙有可乘而遂圖之君子以爲純臣晉欒書中行偃執厲公
召士匄韓厥皆辭亦但不與而已至若曹之子臧吳之季札亦
得引以爲比又如白公作亂欲立子閭子閭不從而見殺故吾
謂內亂不與亦極難事力能討則爲季友石碏不能討則爲子
臧季札而子閭則尤其不幸者也若之何其易視不與而以爲
不合於義也又如親屬蒸報骨肉相殘亦謂之內亂爲之臣子
既無由得言且亦不必以身殉亦唯有不與而已若晉惠帝賈

居之淫虐當時有謀廢后者未必合禮中也善乎溫嶠之言曰
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預禮非所任安可以張率不能廢后而
貶責之此明引禮記成文可謂極合禮意

洗犬棗

爾雅釋木遵羊棗洗大棗唐以前本有以大爲犬者丁希曾嘗
爲吾言舊嘗見梁文紀中有以河東洗犬隴右蹲鴟作偶句者
不知洗犬二字所出問其父龍泓先生先生即舉爾雅之文謂
白帖所集以遵羊洗犬相對家無白帖可向唐類函中檢之果
如先生所言案郭璞爾雅注今河東猗氏縣出大棗子如雞卵
是大棗非犬棗審矣然棗可名羊安在其不可名犬以此爲證
雅異文夫何傷丁名傳杭人龍泓先生名敬會應博學鴻詞徵

范氏

孟子吾爲之範我馳驅古本作范氏馳驅宋書樂志四君馬篇願爲范氏驅雖容步中畿豈效詭遇子馳騁趣危機正用此孫宣公孟子音義云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善御者案文選東都賦范氏施御李善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

噲與快同

詩小雅斯干噲噲其正傳及箋皆以快釋噲案淮南精神訓噲然得卧宋書樂志四吳鼓吹曲覽往以察今我皇多噲事是噲與快同

書塗泥傳

禹貢揚州厥土惟塗泥孔傳云地泉濕濕字誤塗泥何必以濕字爲訓考古本是地泉溫葢惟溫故凍固不密而常見其沮洳耳溫與濕字形近故致譌且濕本不作溼字解

衞戴公文公卽位年月

以詩左傳并毛鄭服杜注及孔氏正義合考之知衞戴公實以魯閔公二年十二月立立而旋卒文公卽繼立踰年改元是年爲魯僖公之元年皆較然無可疑者證以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衞懿公之九年卽戴公之元年明年爲文公元年凡在位二十五年適相合也當狄之入衞也衞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其卒其立卽告亦必不能如期許穆夫人之賦載馳葢但聞戴公之立而不聞其卒也其謂是詩作於魯僖之元年是也謂必作於

元年之六月以我行其野芃芃其麥二語爲之證以爲戴公是時尙在則非也夫麥以秋種在周之十二月已有苗矣芃芃之盛苗亦可以當之不必定指其秀其實詩不云芃芃黍苗乎然則是詩之作必在正月二月間其夫狄入衞之時不甚遠故但聞戴公之立不聞戴公之卒自屬事理所有不可卽據是以爲戴公無恙之證齊之去衞與許之去衞更遠矣聞戴公之在漕邑命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更非旦夕可辦之事亦必在魯僖之元年然亦不可據是以爲戴公尙在也左傳云文公爲衞之多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杜注謂逆諸河者迎衞敗衆此則杜氏之誤也夫逆之爲言不可施於卑賤之徒衆蓋此所逆者卽文公也夫許穆夫人以一女子尙知閔宗國之顚覆欲馳驅以歸唁曾謂文公賢者反安坐於齊不亟奔赴於新君之所以共紓國難乎卽以左氏文義求之上云爲衞之多難下云及敗語意正相承接若夫石甯二守之出也狄人衞遂從之又敗諸河此時衞之敗衆能渡河者已早自渡河矣否亦奔逃四方矣焉有徘徊河上不畏狄人之殲而忍死以待宋桓之逆乎然則文公旣隨戴公在漕戴公旋沒而國人卽推文公繼之故左氏遂敘文公之事於魯閔二年之未服虔云戴公卒在於此年杜預云衞文公以此年冬立服杜之注明白如此不可目爲無稽之說也今人之所以致疑者以戴公之無元年而稱元年耳夫戴公亦欲踰年改元者然而其身已不及待矣其臣子閔其經營再造於艱難危苦之會而

不忍使從未成君之例於是卽以懿公之九年爲戴公之元年此朱子綱目之例而不謂古之人已有行之者政可見人情之不甚相遠也至於戴之爲謚雖見於周書之謚法在當日亦必以爲國人翼戴之故而遂稱之卽以懿公之爲懿也名亦浮其實矣要皆無暇集衆定議告於廟而後宣播者也且衞之後世如輒之出奔也且有孝公之謚矣寧能盡拘常典也乎故夫十數日之君之有謚也以前君之年爲其年也皆變禮也舉不足致疑孔氏詩正義云以衞既滅而立不繫於先君此論誠然然使戴公得以踰年亦必不奪懿公之一年爲其年唯其旋立旋卒而臣下又不忍沒之故不得已而與懿公共此一年耳戴公固未嘗當年改元也若文公之立之一亦在漕也且斷然爲魯閔二年之十二月也於詩尤有明證夫定之方中美衞文公作也其次章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皆文公卽位後之事也毛傳云虛漕虛也明文公初立亦在漕也其自齊而至漕也左氏有明文矣由其立於魯閔二年之冬故凡相地卜吉告於齊齊爲之合諸侯俱於魯僖元年中得以次第爲之春秋於僖二年之正月卽書城楚邱傳以魯後往故云不書所會後也然則諸侯之會而城也更在二年正月之前矣夫城必計徒庸慮財用非一二日而可集若以文公立在僖元年之冬其能神速如此乎鄭箋云定星昏而正謂小雪時然則楚宮楚室之作與城必同時而俱舉有宮室始可遷二年遷於楚邱則所謂定之方中者必在於元年

之冬明甚敬王時城成周以八月告晉十一月晉合諸侯踰年正月始賦功始末計歷二時楚邱之城約略亦正相似故毛氏鄭氏服氏杜氏孔氏皆當世大儒其於詩左氏傳未有不反覆參證而始決者後之人亦不必復置異論於其閒矣

衆維魚矣

余友丁希曾解詩衆維魚矣謂衆乃螽字之省說文作蝡與夂蠡同左氏穀梁春秋經桓五年螽公羊經作螽螽實蝗類凡池湖陂澤中魚嚅子皆近岸傍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則魚嚅而出即變爲蝗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螽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余案此說昔人未曾道過而實確不可易如旆維旆矣旆旆相爲類而小異耳一則人少一則人多故占爲室家湊湊義順而詞顯若云衆人化而爲魚則太怪甚矣雖夢境迷離無有定象而其占爲豐年雖曲爲之解終不似旆旆之占人人皆可領會今釋爲螽則事皆目驗義並貫通且證之公羊說文而皆合信可以釋千古之疑矣

天子賜必待君命

玉藻君賜車馬乘以拜句賜衣服服以拜句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鄭注下二句云君未有命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至應氏鏞之說則通上文爲一條解之謂車馬衣服皆視爵命之等以爲賜雖所當得然亦必致辭待君再命之而後乘服以拜此說於正文殊爲不順經

所云車馬衣服未必定是命車命服卽云命車命服當進爵之時可以辭讓既受爵矣則車服之來正與仕者之祿無異既乘服以拜矣又云君未有命弗敢乘服待君再命然後乘服以此於經文甚爲傎錯矣王氏斯則又顯駁康成之注謂必待君命自是人臣敬愼之禮若依注作諸侯之卿大夫爲使臣說則其方受天子賜時已乘服拜賜而歸又獻於其君待君命之而後乘服是二天子矣此說難通蓋王氏以後世所見妄疑古禮之未必然不知當封建時天子雖爲天下共主而諸侯之在其國亦得獨伸其尊況受賜於天子歸而致於其君本自有確證乎左傳昭四年杜洩以路葬叔孫穆子其言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鄭氏之注明有左證如此奈何不考而妄譏之且叔孫雖得君命生前固未乘路也此尤謙愼之至不但如應氏所云蓋君之尊得伸於國卽父之尊亦得伸於家如叔孫穆子之子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豎牛入示叔孫人不示出命佩之叔孫不察而遂逐之亦怒其不由父命也君賜必請之於父王賜可不請之於君乎又案尚書大傳古者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如大傳所言但命之卽得自爲不必賜也然則卿大夫之命車命服亦豈必盡出君賜乎故知此所云車馬衣服不指命車命服而言孔子將適周南宮敬叔言於魯君魯君賜以車一乘馬二匹事見家語

此豈可謂之命車乎

冠義鄉大夫當作卿大夫

冠義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鄭先生釋文鄉大夫鄉先生竝音香石經儀禮冠禮亦皆作鄉敖氏云鄉大夫鄉之異爵者或云主治一鄉者歷觀前人之說未有疑鄉大夫之鄉爲誤者高郵劉端臨謂冠禮冠義皆當作卿大夫此謂見爲卿大夫者鄉先生謂已爲卿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次編見卿大夫如晉語趙文子冠編見六卿是也鄭解鄉先生爲卿大夫致仕者蓋蒙上爲釋賈疏云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畧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竝改作鄉并不誤者亦誤矣劉名台拱今爲丹徒校官攷訂禮經致爲精細余常就以取正焉

繕完葺牆

左傳襄卅一年傳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未之見子產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有敝邑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語李涪刊誤謂繕完葺三字於文爲繁當是繕宇葺牆以書之峻宇雕牆爲比近金壇段若膺謂古文無閒字不應忽及於宇完當本是院字院周垣也牆垣蔽也因其所壞者垣蔽故文伯之語亦不旁及說文院爲窻之重文左氏古文本作院字或因轉寫遺脫自旁或字從省卽以完爲院刊誤之說非是段

名玉裁曾任貴州玉屏四川巫山兩縣知縣精小學著有說文解字注

摶與專同

昭廿年左氏傳若琴瑟之專一釋文云董遇本作摶音同案史記秦始皇本紀摶心揖志索隱云摶古專字引左傳如琴瑟之摶一以證之正用董遇本也易繫辭上傳其靜也專釋文云陸作摶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摶三國之兵徐廣音專專猶幷合制領之謂也山陽吳氏玉搢云管子內業篇一意摶心亦專心也又漢書蕭何傳上以此剸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剸讀與專同荀子榮辱篇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剸亦同專又樊噲傳高后時用事顓權師古曰顓與專同是專又可作剸顓嘉定錢詹事曉徵以說文嫥壹也作嫥爲正然摶字从專古人通用亦多矣錢名大昕其學識近今罕有及者

論語子路子貢疑管仲非仁

明顧端文憲成劄記有云子頃讀孔子與子路子貢評管仲二條殊可疑因語子弟季時名允成季時曰此恐是齊人張大之辭而託於孔子耳或齊論語竄入魯論語中未可知也謂出自孔子似乎不然子曰弟此意見得極直截近袁子才亦同此見謂齊人最尊管仲此必齊之弟子記之其上章云齊桓公正而不譎下章云陳成子弒簡公非齊論而何文昭案孔子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齊人在聖門者若子羔季次諸人見地特高亦不應有此班固謂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論語

蓋門人所記乃弟子之弟子也故往往附載其師之說荀卿吳起之儔亦出其中流愈遠而失眞故有此雜而不純之論卽有以自經溝瀆爲不指召忽言者亦曲爲之解耳就使不指召忽語氣亦覺抑揚太過與聖人平日辭氣迥然不同孟子學孔子者也而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豈有聖人許之而孟子顧貶之若是甚哉有以知孔子之必無是語矣袁名枚錢塘人由庶吉士改知縣三十二而致仕今居江寧卽舊治所云

二八

左氏昭廿五年傳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呂覽淮南亦竝作二人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賂晉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亦是以八爲列此二人乃二八之誤歐陽士秀孔子世家補曰魯隱公考仲子之宮初用六佾則魯羣公之廟庭由是亦皆六佾可知季氏大夫當用四佾而乃僭用八佾故於襄廟六佾之中取其四佾并自有之四佾而成八佾以此知萬者二人之當作二八明矣文弨案秦遺戎王女樂亦是二八齊遺魯女樂八十人太平御覽引家語作二八楚辭招魂云二八侍宿大招云二八接舞王逸云二八二列也皆可互證

興雨祁祁

詩小雅大田之篇云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釋文興雨如字本作興雲非顏氏家訓亦以興雨爲是而以班固靈臺詩爲證金壇

段明府若膺云雲自下而上雨自上而下故素問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諸書皆言興雲作雲斷無言興雨者韓詩外傳八呂氏春秋務本篇漢書食貨志上隸釋無極山碑皆作興雲更不比單文孤證矣興雲祁祁雨我公田如言英英白雲露彼菅茅也梁曜北云鹽鐵論水旱篇後漢書左雄傳皆作興雨高誘注呂氏亦云陰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則本文亦是興雨近嘉定錢宮詹曉徵漢書攷異據韓奕詩祁祁如雲謂經師傳授之異非轉寫有譌此說本於洪氏及野客叢書當是也

駉駉牡馬

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顏氏家訓以牡字爲是謂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騂也

段若膺駁之云以周官馬政攷之凡馬特居四之一則有牡無牝之說全非唐石經元作牧又改作牡臧在東復折衷其說云顏氏本引毛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頌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則不必攷之周官馬政而此頌自作牡馬駉之言駉駉牡馬猶定之方中之言騋牝三千詩人辭意各有專主非汎言也下云在坰之野牧意自明從唐石經後所改爲是

車中內顧

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夫君人者莊纊塞耳車中內顧李善引魯論語及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綏車中內顧以爲注正以魯論語作內顧無不字與此合也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字此但知今所習讀之本而不知魯論語之本無不字也夫張賦之車

中內顧與鞹纊塞耳皆四字爲句加一字則參差不齊矣崔駰銘今載古文苑有三章其車右銘云箴闕旅賁內顧自勑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愼茲容段若膺云觀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爲內顧矣崔銘中之正位卽正立古位立通又案漢書成帝紀贊云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轊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是包亦依魯論爲說也

易彖傳兩用字皆害之誤

易剝上九彖傳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又豐九三彖傳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用與敗與事韻皆不叶顧寧人易音亦謂其不可曉今讀江陰楊文定劄記云兩用字皆害字之誤也蓋小人剝害君子是自剝其廬也然碩果不食自然之理君子得輿民心之公小人雖欲剝盡君子而君子終不可害也豐三以明極遇暗時過剛不中勢有折肱之損然以救暗爲心至於折肱而不悔於義爲无咎矣故亦曰終不可害也案此解甚確害在十四泰載在十九代事在七志古韻皆得相通古害字作周故易與用字相混且有誤作周者如序周禮廢興言諸侯惡其害己舊本誤作周己盬鐵論地廣篇賤不害貧不妨行亦誤作周智皆以形近致譌則知用之爲害於此益信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八終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九

學海堂

龍城札記

餘姚盧學士文弨著

鞠躬鞠窮鞠劬

論語鞠躬如也鄉黨篇凡三見舊皆以曲斂其身解之夫信爲曲身何必言如以爲非曲身而有似乎曲身此亦形容鮮當案廣雅鞠劬謹敬也曹憲劬音邱六反劬音邱弓反儀禮聘禮禮記康成注引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曹氏之音正與鄭注相合是鞠躬當讀爲鞠窮乃形容畏謹之狀故可言如不當因躬字而卽訓爲身今劬劬二字廣雅皆譌寫世人以其不常見也遂無有正之者賴有曹氏之音猶可攷其本字卽儀禮注今亦多作鞠躬亦賴有陸氏釋文張淳辨誤尙皆作鞠窮陸止載劉氏

音弓則非劉氏皆讀如窮本字可知矣張云爾雅云鞠窮也鞠窮蓋複語非若踧踖之謂乎余未見張說頗亦有此意鞠窮踧踖皆雙聲正相類說文唯菊字訓曲脊不云鞠躬亦不引論語若鞠字實義踼鞠也推窮也養也告也盈也竝未有曲也一訓至史記魯世家匑匑如畏然徐廣音爲窮窮字少異而義未嘗不相近也論語此三句之下一則曰如不容一則曰氣似不息一則曰如不勝使上文是曲身亦不用如此費詞覆解或云攝齊升堂鞠躬豈非曲身乎余曰言攝齊則曲身自見正不必復贅言曲身且曲身乃實事而云曲身如更無此文法（同母爲雙聲踧踖竝精母是雙聲鞠見母窮羣母非雙聲窮依劉氏音弓同見母乃雙聲匑匑曹音邱六邱弓二反同溪母是雙聲而謂與鄭注相合則非也錢馥識）

陽有賜音

爾雅釋詁台朕賚卜畀陽予也今本郭注云賚卜畀皆賜與也與猶子也陸氏釋文陽音賜又如字本或作賜近時本兩賜字皆作賜夫陽賜同一音卽是如字且陽苟讀如字則上音賜二字亦贅此由後人疑陽與賜音不相近而妄改之耳今幸宋本不誤可正之因知郭注必本是賚卜畀賜皆與也故下卽承云與猶子也以陽爲賜以子爲與皆卽用漢人易字之法如郭氏注穆天子傳以諫爲閒同是一例此注下又云因通其名始引魯詩陽如之何巳濮之人自呼阿陽此則從如字讀夫子字已見上條陸云子余竝羊汝反然則此條正義實訓爲取與之與通其名亦可爲子我之子讀者但見引魯詩以

下便止知如字一讀言與賜同音義則懵然夫與字非與僻何必連賜字成文而義始顯且君子曰賜小人曰與二字亦微有別觀下不兼承賜與言則賜本不在皆字下明甚噫古人之書爲後人憑臆肆改者多矣孰從而一一正之乎

魯公爲字禺人

禮記檀弓禺人公爲之字也說文爲母猴也爾雅在寓屬故以爲字錢氏馥曰左昭二十九年傳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君父不應稱臣子字當是名禺人而字爲爾說文禺母猴屬禺務音同假借愚案古人行文亦當有遷就之處如曰爲爲此禍也疊兩爲字頗不清楚想公當日亦以不順口之故而改稱其字非傳家之修飾也如北魏當曹魏未禪晉之時而魏書卽稱曹魏爲晉此史家有意相避後校者一一改正是則是矣而失其本意矣

河水洋洋

漢書地理志引邶詩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余謂當作洋洋從楚姓之羋音與瀰瀰正同此所引乃新臺之篇正在邶詩班氏定不誤

岐刀

尚書泰誓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傳云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刀宋本是刀字攷之足利古文亦正同而今本多改作岐周案刀從三人卽衆字由讀者少遂誤改之

春王正月

此周建子之月也故加一王字以別於夏時案夏小正正月上有春字四月上有夏字七月上有秋字十月上有冬字此之謂夏時傳小正書者以傳崧卿本爲最在前傳本有春夏秋冬字而後來諸本皆脫去孔子云吾之杞得夏時焉若但有月而無時則何以謂之得夏時然則夏時之春正月若彼今則時王之正月不與夏同左氏又增一周字而義益顯後人因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謬說長言攻辯其實只一王字而周之不同於夏已判然莫能易矣無爲費辭矣

衞風淇奧倚重較兮

今本倚作倚攷宋本足利本猗竝作倚正義云倚此重較之車則爲倚字明甚若猗乃美辭上以寬綽美其人此卽美其車較

似寬綽亦指重較言矣作倚爲是

周書君牙先王與先正當互易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當句永懷堂本正作王足利古本亦同皆誤下云舊典時式傳曰汝惟當用先正之臣所行此正字乃當作王先王之臣正解先正二字先正謂臣不必更贅之臣二字

朔南暨

丁君希曾云暨以既爲聲說文云日頗見也頗卽易無平不頗書無偏無頗之頗頗者偏側也因此得禹貢朔南暨之解蓋此朔南卽黃帝素問立於子而面午立於午而面子之處也此地日不當人頂僅見其偏側耳暨字上從月既望之既下從旦日暨字上從月既望之既下從旦日

初出地平也緣太陽祇行赤道南北二十三度半其外則不到也人之在二十三度半以外者皆背其極向日而立故篆文北字作𠂤象兩人背乎北極而立於地之形謂日在其南人各就日向暖也此立於子而面午之說也漢地理志交阯郡有北戶交阯爲中國極南之郡故人皆面北開戶以向日此立於午而面子之說也堯舜誕敷文德民之被其光者東極於浩渺之海西阻於崔嵬之山至朔與南則以日頗見爲界由兩極之下寒涼異常居人鮮少故以朔南暨爲聲教訖于四海之證驗也周書君奭篇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在周且然而況唐虞之際乎此亦可爲朔南暨之一證

而與能古音義同

耐爲古能字見禮記禮運注又案而字亦與能同齊策四而治可爲管商之師呂氏春秋不侵篇作能治呂氏去私篇南陽缺令其誰可而爲之又不屈篇施而治農夫者也又士容論柔而堅虛而實高誘注皆以而爲能其注淮南亦同新序三不以官隨愛而當者處之今本而有作能者後人改也禮運正義謂說苑能字皆爲而今說苑書中不見有能字作而者亦皆爲後人改之矣論衡福虛篇載田文之言云如在戶則宅高其戶誰而及之者此皆古書之未盡改者也

更受古互用

古更受二字往往互用周禮巾車歲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儀禮燕禮更曾注古文更爲受大射儀注亦同左氏昭廿九

年傳以更冢章之後史記更作受

士冠禮無見父與賓之文

冠者既冠訖見母見兄弟見姑姊獨無見父與賓之文賈氏疏云蓋冠畢則已見也蓋者疑詞想當然耳然說究不穩余謂凡禮皆不相參主賓酬對子安得參雜其間且當賓之前子亦不便舍賓而爲私敬況父之尊豈以成人故而卽答子之拜若賓則當往其家拜始爲敬不當因冠所之便而苟簡以見之至經云見於母見於兄弟見卽是拜乃說經者謂母與兄弟皆先拜冠者母之所以先拜者以子所執之脯從廟中來故爲脯而拜此實曲說禮記冠義云成人而與爲禮也與者兩相與之詞子拜母亦拜之是之謂與母之拜肅拜已耳弟與兄相連成文弟必不先兄而冠兄必不特見之妹亦猶是也有謂姑姊中含有妹者非或謂賓退而始見之妹亦猶是也有謂姑姊中含有妹者非或謂賓退而始見父可乎夫祭尙過時不祭以此推之亦必無俟賓退而始行見父之禮明矣

莒人滅鄫

公羊襄六年春秋書莒人滅鄫鄫以外孫莒公子異姓爲後何休云莒人當坐滅也陸淳云鄫以莒公子爲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劉敞權衡淚取淳說文弨案莒人苟無因以爲利之意何不以大義辭之令其自擇宗姓以爲後於王者與滅繼絕之道豈不有合乎而乃貪其土地甘棄其子於異姓罪安可赦夫與爲人後與賣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一例爲聖門所擯則何氏謂莒人當坐滅此語

正得書法本指陸劉之說吾所不取

王肅解經故與鄭康成異

王肅不好鄭氏學人之所見不同亦何害乃必有意與鄭乖異甚且不憚改經改古人相傳之故訓以伸其所獨見前人固已有覺之者近武進臧玉林著經義雜記摘辨尤多其曾孫鏞堂從子學爲子校毛詩釋文多本其祖之說而其自爲說別白是非亦甚明確陳風衡門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毛傳有樂道忘飢之語鄭箋作療飢謂經文必本是療字故鄭不云樂當爲療正義云定本作樂飢知孔穎達本所載經文亦必是療飢矣唐石經初刻樂後覺其誤而改爲療又證之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日本足利古本皆是療飢韓詩外傳二引詩可以療飢療與療一也正義引王肅孫毓皆云可以樂道忘飢是傳中樂道忘飢乃肅所私擬而孫毓從之樂飢二字本相連成文今乃截樂字爲樂道截飢字爲忘飢毛公必不如是之支離也文選風東山勿士行枚經文本作行毛音衡橫之於口中也鄭就行字讀爲銜義亦與毛無異今箋則云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行讀爲杭亦肅所改釋文於經但云鄭音銜於箋始音戶剛反則鄭本不讀行爲杭明甚行枚二字亦相連今又破行爲行陳枚爲銜枚與樂道忘飢語極相似甚不可通乃以之誣毛鄭不亦異乎

輗軏

包咸注論語云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軏者轅端上曲鉤衡其

說非也戴東原云軏所以持衡者軏亦作軜大車名輗韓非子外儲說引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案墨子魯問篇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之頃三十之木而引三十石之任與韓非所引不同說文軜車轅端持衡者輗大車轅端持衡者案大車扃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輗軏軜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爲喻軜身上曲上曲非別一物大車之扃卽橫木橫木卽軏包氏以踰丈之軜六尺之高而當咫尺之輗軏疎矣近儀徵阮氏元作車制圖解亦如戴說而引伸之云皇侃論語疏引鄭康成注曰輗穿轅端著之鄭說本不誤又案揚雄太玄經閑次三曰關無鍵盜入門也枝我輗軏貴以信也此卽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枝則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此皆輗軏爲衡扃鍵之證（戴侗六書故曰轅端橫木卽衡也輗乃持衡者其說亦不爲包氏所誤）

象恭滔天

堯謂共工象恭滔天孔傳說甚牽强後來釋書者皆未詳或以爲脫誤或以滔天爲衍文唯當塗徐位山解曰竹書紀年帝堯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則鯀未命以前四十一年中治河者皆共工也時帝問誰順予事而驩兜美共工之僞功帝謂其貌若恭順而洪水仍致滔天與下文浩浩滔天同一義文弨案徐解滔天甚切當要之此四十一年中亦未嘗全然無效唯是治之不順其性故時而底定時而橫決馴至

於洪洞無涯始謀易其人而任之必非四十年皆滔天之日也
縣障洪水當時亦豈無小效唯苟趣目前之計而水仍不歸壑
故績用終於不成也位山名文靖雍正癸卯舉人以鴻博經學
徵此說見所著管城碩記

月令太尉

月令本在周書而諸儒爲呂不韋作春秋以此散置於十二紀
之首此春秋之所由以名也而說者遂疑爲秦制此大不然向
與同年謝侍郎論及此侍郎亦以爲宜還之周書唯官名有太
尉周時未聞有此仍不能不使人疑然諸儒既爲不韋纂集則
以秦制改周官亦事所必有故當時校逸周書付梓謂太尉必
本是司馬爲秦人所改耳今當去太尉仍稱司馬則完然爲周
書矣及觀當塗徐位山之說卽周亦安必無太尉幷月令正義
所云不合周法之四證亦一一辯明之其言曰據魚豢典畧古
者兵獄官皆以尉爲名國語晉悼公使祁奚爲元尉鐸遏寇爲
輿尉奚午爲軍尉管子管藏於里尉又襄二十一年左氏傳欒
盈曰將歸死於尉氏杜預曰尉氏討姦之官正義曰周禮司寇
之屬無尉氏之官又石氏星經紫微垣右樞第二星曰少尉尉
既有少則應有太矣故申候握河紀云舜爲太尉河圖錄運法
云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觀鳳鳳如尙書立政常伯常任準人牧
夫皆周禮所無安見無太尉官耶應劭以太尉爲周官者是也
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此因大饗帝告廟而受朔
也若謂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而季秋爲來歲受朔日卽是九

月爲歲終十月爲受朔此時與周法不合試問秦以十月爲來
歲卽以十月爲來年而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又以何者爲來年
乎季冬與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若謂秦以十
月爲來歲卽以季秋爲歲終而季冬何以待來歲乎史記始皇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二十六年秦初併天下改年始朝賀皆
用十月朔則秦以十月爲歲首者不韋死十四年矣安得呂覽
中預知十月爲歲首乎至謂周郊天服大裘乘玉輅而月令車
旗服飾竝依時色與周不合亦非也周禮玉輅以祀天而郊特
牲云戴冕璪十二旒乘素車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而祭法
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又明堂位云周人黃馬蕃鬣則素車蒼
璧黃馬騂犢之殊安必不因時色乎況乎方郡縣而云諸侯方

刑酷而云施惠方坑儒而云遴士方焚書而云入學吾知其有
不然矣文弨案此論快甚故全錄之以釋後儒之疑

僞尚書古文不可廢

尚書僞古文東晉時始出宋元以來疑者衆矣近世諸儒攻之
猶不遺餘力然雖知其僞而不可去也善乎白田王氏之言曰
東晉所上之書疑爲王肅東晳皇甫謐輩所僞作其時未經永
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緩弱又
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有以識其非眞而古聖賢之格
言大訓往往在焉有斷斷不可以廢者至於姚方興之二十八
字昔人已明言其僞直當黜之無疑案此爲持平之論後人可
不必更置喙矣王氏名懋竑字予中寶應人進士由教授　特

召授翰林院編修其文已梓者僅九卷考證經史極明確聞所著尚多惜無由盡見之

孟子先適梁後至齊

王氏又考得孟子適梁當在惠王之後十四五年未幾惠王卒子襄王立在梁蓋未久也若依史記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則距襄王之立凡十七年孟子在梁無如是之久而書梁事亦不得如是之略以惠王自言三敗之事考之齊虜太子申在惠王之三十年而喪地於秦辱於楚史記魏世家則以爲襄王五年七年十二年之事由誤以惠之後元年爲襄元年故也惠王屢經挫衄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之至必當在惠之後十四五年無疑也至齊宣王當爲齊湣王沈莊仲錄朱子語已云然而大全不載諸儒亦無及此者案齊湣王初年彊於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必有異矣末年驕暴以至滅亡此則唐元宗秦苻堅之比其初豈可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語其實而湣王之好貨好色好樂好勇卒不能以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乃改湣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約略孟子在齊不過四五年其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殁更二十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則不得稱謚故公孫丑兩卷但皆稱王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卷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

趙文子論亂犯

檀弓載趙文子之論臯犯也其言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噫臯犯誠仁人也奈何謂其仁不足稱余嘗病斯言之爲過後見武進蔣濟航先生集中有子犯論一篇語極痛快論曰人苟利之爲見則趨之唯恐不及其能舍目前之富貴而邑邑俟諸十九年之後乎人苟不顧其君則無往而顧其君者其能拂君之欲逢君之怒舍安樂而馳驅犯難以圖不可知之霸業乎且秦穆之勸重耳以復國也不可謂非忠告裏言也而當日辭之若浼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痛乎其言之深切著明也迄今誦其言有不盡然心傷者乎以正人心以篤父子仁莫大焉至其以璧授公子數言所以償前此食肉之言而探其意也夫人於患難時有小忿而至手戈以逐則君臨時生殺唯命

能必其念前動而懲其忿以相宥乎於顓頊有明徵矣是知子犯之言惴禍非求利也而乃文致其罪寃矣此論出而於人意乃始暢然蔣名汾功余同年丈人也其古文足名家生平於孟子用功尤深著有四編皆推闡其文義者

檽星門

今文廟外門謂之檽星門相傳舊矣嘉興李秀才富孫謂檽星爲譌當作靈星以周頌綵衣詩序云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繹之禮在門外則門爲靈星之門祭靈星有尸故云靈星之尸此可正世俗以靈爲檽之譌然以余細考之孔穎達正義謂高子別論他事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其令天

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案靈星有尸如祭泰山亦有尸此無足異若繹所賓之尸卽昨所祭之尸何必別之曰靈星之尸是則高子乃別論他事無可疑者若靈星主農祥何以獨繫之於門門爲五祀之一又不宏以他神廟之然今人所稱櫺星門卽改作靈星亦無不可以二字本通故也而決非天上之靈星何以證櫺與靈之通也左氏定九年傳陽虎載葱靈賈逵曰衣車也有葱有靈孔氏謂兩旁開葱葱中豎木謂之靈今人猶名葱木爲靈子如賈孔所言葱卽窗靈卽櫺也今櫺星之制其上截亦豎木爲之正合孔氏之說淮南主術訓更謂之雾星之尸更可見不專指靈星至星之爲義實難强通漢時別駕車轄謂之屏星此車當也謂之屏可矣何以亦連星爲名梁侍講同書云門之制古亦必有彩節如會弁然屏星之制亦當相類故皆有星之名今之等星稱星亦猶是也此於古制已無可考然不可指門名因天上之星若斯明矣

鶴鳴于九臯

詩鶴鳴于九皐皐本作臯乃因臯字形近而譌臯古澤字見玉篇何義門焯讀大戴上首之次五曰鳴鶴升自深澤階天不慆澤與鶴慆協韻澤卽易所謂鳴鶴在陰也深澤爲陰不當作臯

那亦音毗

那說文本作㒳从邑丹聲今書經中多寫作那音諸何反莊十八年左氏傳遷權於那處釋文那又作㒳同乃多反今案史記

索隱作邿字云邿與聃季之聃同音奴甘反與說文耳聲正合然世人之知者少也錢氏馥云寒歌二韻在古自通如儺从人難聲而音諾何切鼉从黽單聲而音徒何切容齋隨筆引唐韻云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全謝山經史問答云鄚侯周繫本傳引蘇林注鄚音多寒反此讀如字爲是而史記繫本傳亦引蘇注但云音多則斷脫去下二字而史漢二侯表亦然漢志引孟康之言亦然水經注所引亦然丁氏集韻於是竟添一條曰鄚音當何反則更無有疑之者矣案全氏之說非也鄚之音多與鼉之音佗正相同昌黎送何堅序云何於韓同姓爲近蓋因音相近故知其本同姓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九終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